

# 盤 散



# 散盤集釋

高鴻緒

## 一、散盤

## 四、銘文集釋

## 二、散盤歷史

## 甲、銘文楷譯及章句標點

## 三、散盤銘文寫真

## 乙、銘文字句分釋

## 五、自跋

## 散盤歷史

「散盤」爲西周厲王時物。當西曆紀元前八五〇年前後。約於共和或宣幽之世入土。當西曆紀元前八四一至七七一年之間。器甚完好，用知入土必在犬戎之難以前。倘在東遷以後，則關中之地，悉爲西戎及羸秦所有。散國既亡，決不能以寶器殉葬也。於清乾隆中葉出土，當西曆紀元一七七〇年前後。流傳江南，最爲著名。拓本售價亦昂。器初藏揚州徐氏，旋歸洪氏。吳玉搢金石存定名爲「乙卯鼎」。錢大昕潛研堂金石錄跋尾定名爲「西宮盤」。阮元積古齋鐘鼎款識始更名爲「散氏盤」。其書成於嘉慶九年。孫星衍續古文苑錄阮氏散氏盤銘。以文中有「大王」字，謂爲六國時器。並跋云：「近時吳氏玉搢、樊氏明徵、汪氏肇龍、俞氏楚江、孔君廣森、江君德量、武君億皆有釋文，而得失互見。余以古文奇字訂定之，以示知者。」其書成於嘉慶十二年。阮元嘗仿此盤，翻沙鑄二器。一藏阮氏家廟，一藏北嗣祠塾。義和團之亂，藏祠塾者流徙入泰州，歸蕭山任氏。藏家廟者爲長沙某氏所得，以爲真器，重價鬻諸海外。真器久在揚州。嘉慶十四年多，皇帝五旬萬壽，申命臣工不准進獻珠玉等件；有備進書冊字畫者准其呈遞。新任兩江總督阿毓寶購此盤於鹽商，以儕於書畫之列入貢內府。嗣後世間遂少真器拓本。歷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終清之世，盤以久藏，忘失所在。相傳藏於咸豐庚申延園兵火。民國十三年二月，清室內務府檢查養心殿陳設，得盤於庫中。初疑爲贗，耆壽民齡少保以所藏舊拓本校之而信。溥儀乃命拓五十本分贈清室各遺臣。次年溥儀出宮，盤由清室轉入國立故宮博物院。二十二年隨故宮文物南運。抗戰軍興，盤隨我中央政府及故宮古物入川。復員時，返南京。民國三十七年遷運臺灣。四十一年夏，鴻緒奉派爲故宮古物點查委員，得目驗此盤。又承莊尚嚴先生開示盤之大小輕重。盤形圓，厚重光瑩，銅質甚美，外花內素，花篆變篆及虺龍紋，精細淵明。通高二一、二公分，口徑五四、七公分，深九、九公分，足高一二、三公分，耳高九公分，耳潤一〇、三三公分，重二一一五五公克。銘文連重文合文共三百五十七字，鑄在盤內底上，排成十九行，每行十九字，末行僅八字。

散  
盤  
集  
釋

高鴻緒

三散盤銘文寫真

由入端鼓也。即鼓由田。莫自。猶。也。南。至于大  
 池。一。青。也。既。二。青。至于。邊。亦。邊。池。猶。也。雲。燿。燿。隣  
 也。也。青。于。教。燿。對。木。青。于。中。遂。青。于。也。衡。也。既。也  
 冀。于。厂。池。青。割。麻。隣。隣。則。麻。青。于。東。衡。青。于。原。衡  
 青。于。東。衡。也。東。青。于。韓。東。獨。也。墨。青。于。東。衡。也。南  
 青。于。韓。衡。也。也。至于。澤。莫。莫。井。也。田。白。楊。木。衡  
 也。至于。井。也。青。衡。也。東。一。青。墨。也。也。一。青。既。則。三  
 青。既。也。南。青。于。原。衡。既。也。則。冀。麻。隣。或。二。青。入。也  
 也。對。莫。田。義。且。枝。或。也。也。同。爾。耳。也。象。也。素。貞。也

丁亥歲水田一畝所不穀荒澤田工未孝無豐  
 澤一畝田丁口一又夫之養不金散田田上  
 此通田累集泰和一田工務同年德子散一子業  
 田成散子效果子岸上武和東川縣做此等凡散  
 武和一夫呼王九月丙十乙中入累養自置田新  
 田其和子散丁田路武和實金武散丁田武散  
 千散子僅藏七養自置田新金里田田備武子  
 新田武和子散丁田田備田今子夾金武子散子  
 田田備武子散新入養田不王于良新田東田  
 乙亥年耕餘多子中實

四、銘文集釋

甲、銘文楷譯及章句標點

用

(甲) 因

矢、爍、撲、散邑，廼乃即歸散用以田。

自瀉涉，呂又南，至于大沽，一奉封。呂又陟，二奉

封。至于邊柳，復涉瀉，陟雩，戲徂蘧隤。呂又西，奉封

于播城，棧楮木，奉封于芻逖。奉封于芻迨內，陟芻

登于斥淥，奉封荊諸梓，隤陵。陵剛岡，梓奉封于單

道，奉封于原道。奉封于周道。呂又東，奉封于蕢東

彊彊。右還，奉封于簣簣道。呂又南，奉封于咎逖道。

呂又西，至于鴻莫墓。

(乙)

簣簣井邑田。自根木道左，至于井邑，奉封道。呂又東，

一奉封。還，呂又西，一奉封。陟剛岡，三奉封。降，呂又

南奉封于同道陟州剛岡登梓降械二奉封

矢人有嗣司賁賁田佃兼且牧武父西宮禴豆人虞己象

貞師氏右眚小門人譌原人虞芳淮司工空虎孚禽遽父

鴻人有司荆己凡十又五夫人正賁賁矢舍予散田

司土徒<sub>牛</sub>司馬單璽<sub>牛</sub>既人司工空駟君宰遮父散人小

子賁賁田佃戎牧父效稟父襄之有司橐州稟倏從<sub>牛</sub>凡

散有司十夫

唯王九月辰日才在乙卯矢卑俾兼且<sub>牛</sub>畀旅誓曰我既既

付散氏田器苟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賊則受鍰千罰千

傳棄之兼且<sub>牛</sub>畀旅則即誓廼又卑俾西宮禴武父誓曰我

既付散氏溼田牯乾田余又爽竊變受鍰千罰千西宮禴

武父則即誓

平厥(乃)受授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

平厥左執纓史正仲農。

## 乙、銘文字句分釋

此銘字勢老勁橫彊，句調亦與他銘迥異，是以出土迄今，約一百九十年，其文經吳玉搢、錢大昕、吳頴芳、孔廣森、樊明徵、汪肇龍、俞楚江、江德量、武億、阮元、孫星衍等講說外，王昶金石粹編、吳式芬攬古錄、鄭安周金文存均摹錄之。後以吳清卿大澂憲齋集古錄、劉幼丹心源吉金文述之說，較為通達。又上海國學叢刊亦載有易培基、章炳麟、李淑周、王權等四人對於散氏盤銘之說解。最後王靜安先生遺書及近人著兩周金文辭大系均續有詳細考釋。席前人之業，自以後來居上。茲欲覽者易於屬讀，先就原文仿漢人隸定之法，譯成楷書，斷其章句，並加標點，再取各家勝意，充以己見，理其故訓，逐句注釋，並繪具地勢略圖，以資參証。其事實及全銘<sup>大意</sup>可得而略說也。爰在周厲王時，閩中畿內有矢散二國，地相比隣。矢恃強，侵掠散邑，乃歸散以田，以作賠償。其償田原因，係懾於公理，或由散人抗議，或受天子斥責，未能明也。矢予散田有甲乙二區，一在郿境，二在郿所屬井邑。各詳叙封界，由矢散兩造吏員到場交接。天王使史正仲農到場質證，並由矢使其



兩區田官分別發誓。謂既付散氏以田，自後不得爽變。否則願照田價罰款。或且傳告各國共絕棄之。交接既畢，仲農以新界地圖授矢主，而自存其左券。散則就仲農所撰書之文，鑄為銅盤，存以為不磨之據焉。

此器初依阮氏名，散氏盤。後吳清卿憲齋集古錄題曰：散盤，而未述其故。蓋省稱也。劉幼丹以銘中只載矢人立誓，是以矢人為主，乃更名矢人盤。大系考釋從之。今按致田立誓者矢人，而矢王手中存有新界地圖，到場質証者天使仲農，而仲農手中存其左券，受田平忿者散人，則散人手中不能無據。故吾謂鑄盤存證者必為散人。是以器名仍以散盤為妥。散氏者，乃矢人口中所稱，非普通之名，今不取。惟其文字奇古難識，雖經詳考審辨，尚有不能決疑之字十。所幸多為人名地名，於通讀全銘大意無礙也。

## 用矢牒散邑，迺即散用田。

此首句為一篇綱領。句意即因矢國侵掠散國之邑，乃歸散國以田，故以作賠償。用孫詒讓讀為由。王靜安曰：用之言因。按用因古音同，故相通段。楚辭九章因用芙蓉而以為媒兮，憚寒裳而濡足。此用因兩字通段之證。矢與人均从大。人而傾其首，而音義皆別。說文矢，屈也。於兆切。矢，傾頭也。阻力切。王筠曰：屈謂前後。



矢是左右傾側。七處矢，吳清卿以前各家俱釋大。吳始釋矢。劉幼丹亦釋矢。西周畿內國名。王靜安曰：矢國當即自漢以來之整屋縣。整屋二字均與矢音相近。其地應在今陝西整屋武功一帶。今傳世銅器有

矢令彝

(代六五七)

銘長一百八十五字。讀之知矢為封邑。令為人名。令在成王時

曾受命傳語告周公。並受周公子伯禽賞賜。雖有封邑，猶仕王朝供使命也。

又有

矢令簋

(代九三十七)

銘長百十一字。知矢令曾為天子作冊之官。相當今日之秘書。

並受成王后姜氏賞賜。

矢伯彝

初據殷文存及小枝徑開目錄以為有此器，後查其銘文始知以矢人爲矢伯。非矢，此處應刪。

矢王鼎

矢王作寶簋

(代三三)

矢王尊

矢王作寶彝

(代十一十九)

同

貞：唯十又二月，矢王錫同金車弓矢。同對揚王休。用作父戊寶簋彝。

(代十一十九)

皆西周時器。據此則矢在西周畿內確已稱王。王靜安有古諸侯稱王說曰：古諸侯於境內稱王，與稱君稱公無異。……蓋古時天澤之分未嚴，諸侯在其國內自有稱王之俗。即徐楚、吳楚之稱王者，亦沿周初舊習，不得盡以僭竊目之。矢與西

周相終始，先為吏員之封邑，繼或稱伯繼而稱王，在厲王之時，必為畿內之一強國無疑。

**〔攷〕**孫星衍以為从女从業之字。阮芸臺以為蔽字。章太炎以為僕，古音與付近。此為假借字，作付字解。劉幼丹、吳清卿均釋撲。王靜安釋撲，劉王均引宗周鐘，戮伐兮甲盤，**〔攷〕**伐為例。王並云，撲之言伐也。近人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則釋為戮。謂字右旁从業，分明業字，不得釋為戮。且訓伐，理亦難通。日本小川博士琢治釋，謂从戈从刀同意。引方言，刺，續也。秦晉繩索謂之刺。為證。然未能通其讀。蓋此字乃段為業，謂因失人營業于散邑，故用田以報散氏，與酈从鹽田邑對換事相彷彿。事乃和平交易，非戰爭賠償也。今按大系考釋非也。一字右旁豈不釋業實多一垂筆，無以解釋。二業於邑，乃人民工商之事，非一國政府之事，則行文當作因失人業散邑。下文亦舉失人。今乃謂失業散邑是失政府業於散邑也。其事不可想像。若釋為撲，則有二點可說：一、字形，**〔攷〕**乃范損補之，則為**〔攷〕**與宗周鐘，**〔攷〕**伐字只偏旁之左右置，為商周文字之常態。二、戮通撲，撲擊也。以手曰撲，以戈曰戮。戮人之邑，必有毀損，下文歸償以田，三面員吏到場立誓無悔，事乃合乎情理。若僅為和平交易，則何必立誓？何必動雙方員吏至二十五人之眾到場交接？又何必邀天使為證而存其左券乎？此戮與刺雖僅一字之爭，於全文情勢

極有關係，故詳細審思，仍從王釋為媿。

〔𣎵〕分離也。从支竹會意。竹支則分離也。月聲。月音夜聲之諧散，散音聲亦猶之射。讀

僕射之射，聲之諧射聲。今射與霰為陰陽對轉。後變作𣎵，見石鼓文。𣎵字偏

旁从支，麻字之次初文。其意亦得為分離。月聲。至許書訓𣎵為雜肉，从肉，散

聲。蓋字形譌失，一筆中連，由月變肉。說解遂相別異。隸定為散，其下仍作月也。此

處散為國名。西周文王臣有散宜生。書君奭孔傳：散氏宜生名。今以此銘推之，散

宜生之散，蓋以邑為氏。宜生後嗣之國於散者，與西周相終始。今出土銅器有

散伯簋，銘曰：散伯作矢姬寶簋，其萬年永用。（代七十三）

散伯卣，銘曰：散伯作尼父尊彝。（代三十七）

據此則散稱伯，與矢通婚姻。而矢為姬姓之國（知矢為姬姓者，以散簋銘文例與

邾伯鼎、杞伯鼎銘同。邾鼎曰：邾伯御戎作滕姬寶鼎。子子孫孫永寶用。滕姬乃滕

女嫁於邾伯者。杞鼎曰：杞伯悔亡作邾曹寶尊鼎。子子孫孫永寶用。邾曹乃邾女

嫁於杞伯者。據散簋則矢姬乃矢女嫁於散伯者，明甚。王靜安曰：此盤出土之地，

雖不可考，然器中所見之土地名，頗與大克鼎所見者同。而克鼎出寶雞縣南之

渭水南岸，則此盤出土之地，必不遠。知散國即水經渭水注大散關，沔水注大散

嶺之散。又據器中所紀地理，矢在散東。又矢散二國，依據南山，旁無疆寇，得以坐

處散

已連文

四言散

引散國

一較釋

取國之

已義為

長參下

一井邑

大矢既（僭）稱王（號）而散氏因矢人侵軼力能使之割地其勢亦必不弱按王說是也散地應在今陝西寶雞縣大散關以東陳倉東南一帶〔邑〕人民聚居之所後世所謂城市矢（樓）散邑必有損失〔通〕矢令彝作（邑）毛公鼎作（邑）作（邑）本銘作（邑）疑為鹵字之異文周人用為於是意連詞如詩〔通〕陟南岡又周人段乃為汝之意代詞如書盤庚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兩字不相混漢以後兩義通用乃〔通〕遂少用〔即〕就也動詞（邑）蓋音軌飯器圓形字之初文象形（邑）古跪字亦讀如跪意猶坐即从人坐在簋旁就食之意顯然（邑）亦聲即之古音如跪亦如跪故即可通段以代歸此處歸讀如論語歸孔子豚之歸孟子梁惠王從之者如歸市歸段為即就如就市言甚眾也〔用〕以介詞與孟子萬章用下敬上之用同此〔通〕即散用田即乃歸散以田與晉鼎〔通〕乃或又即歸晉用以田二字法句法俱同

# 肩肩

此字本銘凡六見作（邑）（邑）（邑）（邑）（邑）（邑）阮芸臺承前人釋竟讀為境吳清卿從之劉幼丹釋為頤讀為稽丁佛言釋為眉讀為眉但均於全銘不能悉通王靜安曰〔肩〕舊釋竟瑞安孫仲容比部釋為眉於字形甚合然讀為媚埒之媚

則非也。眉亦地名。王並引他器有𡵚字。謂𡵚與此盤之𡵚當是一字。𡵚即古文眉。篆文作𡵚。𡵚从𡵚即𡵚之變。𡵚亦眉之異文。今按王釋字形極是。字下从目與从頁同也。古字偏旁多以目代頁。王又曰：眉者，矢所與散地之大名。而此盤之眉地，度其地望，乃在漢鄠縣西南，由渭南跨據南山。今按王釋地望亦極是。惟王於此眉字下重文兩點無說。查此字確有重文，孔廣森、樊明徵初持此見，惟誤釋此字為竟，於前後不能通讀，故從之者寡。今既知此字為地名，則地名用重文，原有他例。史記封禪書：黃帝封泰山，禪亭亭。泰山之支阜也。在今山東泰安縣南五十里。史記又云：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山東泰安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後漢書東夷傳有單單大嶺，在高麗樂浪郡北。魏時北狄有國名芮芮，亦稱蠕蠕，又稱柔然。初屬拓拔氏，後曾統領內外蒙古，旋為後魏所破。李唐時在新疆境，置羅羅州。今唐努烏梁海有謙謙州。甘肅有星星峽。江蘇江寧縣有勞勞亭。臺灣有集集鎮。暖暖鎮。川滇邊境有大涼山，麼些人稱之曰妞妞山。凡此皆土人作兒童語以名地，今古所同有。是以西周之時，渭水之濱，有地名眉眉，全不足為異。眉在春秋戰國時屬秦，變重文為單名，或即在此時。漢置鄠縣，說文：鄠，右扶風縣。从邑，眉聲。董卓築塢於鄠。漢故城在今陝西鄠縣東北，在渭北。唐徙今治，在渭南。

賡賡王讀屬上。大系考釋讀屬下。按讀屬下是也。此乃目下文甲區田界也。賡賡為小國在渭南。此時屬矢。矢割賡賡田二區于散。詳述其界故以賡賡目之。大系考釋曰：矢所報施于散氏之田有二：一為賡，一為井邑田。文末立誓者亦分為兩組。蓋且（原誤為二人）等為賡之田官，西宮襄等蓋井邑田之田官。同是矢人有司，而宣誓兩出，即因各有所司之故是也。但井邑亦屬賡賡以附於矢。

自濞涉。召又南至于大沽。一奉封。召又陟二奉封。至于邊

柳。復涉濞。陟零。啟徂。遷隤。召又西。奉封于敵城。榘木。奉封

于芻悉。奉封于芻迨內。陟芻。登于厂淥。奉封。割諸。柝。隤陵。

陵剛。岡。柝。奉封于單道。奉封于原道。奉封于周道。召又東，


奉封于轉東疆。右還。奉封于賡賡道。召又南。奉封于谷



道呂又西至于鴻莫墓。

此述賡賡所屬之田之四界，即矢用以給散之甲區田。甲乙兩區田界，均經依文擬繪地勢略圖如次。〔自瀉涉者，始自涉瀉也。涉，說文：「涉，徒行瀉水也。」按甲文作「涉」，从步水會意。格伯簋作「涉」，步水二字甚明。本銘作「涉」，水形稍複，據此知說文正字从二水者實有所本。許又以「涉」為篆文涉，亦篆文遠承古文之證。方言：「過度謂之涉。」廣雅：「涉，渡也。」是本銘涉字意。〔瀉，前人釋瀉，吳清卿釋洽，王靜安曰：「瀉，水名，讀當與憲同，以聲類求之，蓋即水經渭水注之扞水也。」注云：「渭水又與扞水合。」水出周道谷，北逕武都故道縣之故城西，又東北歷大散關而入渭也。今按水經注扞水，戴本作扞，趙本作捍，其地望東距矢散邊境尚遠，決非本銘瀉水。今考本銘瀉字兩見，第一字右下目字略損，字右旁作「富」，古「瞎」字，从目，害省聲。今字害聲不省，害周時作「𠂔」，以聲類求瀉，應即後世斜水。瞎斜，古音，蓋初名瀉水，亦取瞎意。瞎水出瞎谷，後瞎谷更名斜谷，水亦更名斜水。史記：「河渠書：斜水通渭水，經注渭水於縣。」武功斜水自南來注之，水縣西南衙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其水北流注于渭。地理志曰：「斜水出衙嶺北，至郿注渭。」渭水又東逕馬冢北，渭水又逕武功縣故城北。按以地望言之，瀉水即斜水無疑。〔自南通，又南，呂



甲金文均作。即古耜之象形文。象曲柄折頸。宛口向內之形。其用如今日之挖缺。所以發土也。後以其為木製。故加木旁作耜。後又以具用與耒同功。故亦加耒旁作耜。耒即今日之犁。而形相異。耒與耜均耕作之具。故常同稱。易繫辭。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古皆木製。後人始各冠金於其首。故其利也。徐灝曰。耒耜本二物。考工記曰。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是耜為伐地起土之器。明甚。繆按。召字。周人多段。借為用意。如金文。孝。享。即用孝用享是也。說文。召。用也。乃釋其借意。漢人多通段。臥。以訓像。从人。召聲。及移作他用。後乃又加人旁造似字。以還其原。以代召。久而成習。而召字少用。至召音與耜音。以音與似音。今讀雖異。古則皆同。亦猶之易之與錫。矣之與俟。異之與禩。已之與祀。已之與已。移之與侈。余之與舍也。此處。召字通。又。召與又。雙聲。而韻均在第一部。故可通段。召通段為又。下文。召。陟。召。西。召。東。召。南。等等皆同。〔沽〕阮芸臺釋為沽水。非。吳清卿讀為湖。是也。〔耒〕古捧字。从升。拱。丰聲。秦時又加手旁作。隸定為奉。後以奉借為上奉之奉。乃又加手旁作捧。此處字通段為封。大系考釋曰。銘中十七弄字。均是奉字。讀為封疆之封。是也。封起土為界也。二封。三封。者。意當為起土一道。二道。三道。憑山川之勢。易於為界者。一道已足。其地勢難於分界。或起土易於泯圯者。則必二封或三封之。



雍原西有周原。皆其比也。〔敵城〕槎木兩地名。說文播字古文作敵。與此敵同。蓋采與番同字。番與幡同音。希應即幡字。从支。希聲。與从手。番聲。實不異也。孔廣森初釋敵為敵。是也。說文城字籀文作𡇗。與此𡇗字同。古字偏旁左右置無別。成作戌者。范損。非戌可段為成也。从土與从𡇗一同。𡇗古墉字。墉。城垣也。楮。从木者聲者。从日。𡇗。泰聲。此𡇗从木。𡇗聲。與者聲同。特後又加土聲耳。〔蜀〕川州也。字作𡇗。以羅振玉曰。从又（手）持斷州。甲文亦作𡇗。此處為山名。凡三見。〔𡇗〕字从走。𡇗聲。不可識。王靜安疑為遼。大系考釋楷譯為遼。皆不確。〔𡇗〕字从𡇗與从走同。下文道字可證。𡇗聲。字不可識。𡇗亦見。𡇗鼎。前人釋𡇗。大非疑。从爪。曰聲。意或與後世俗字挖或凹同。〔內〕字。王靜安讀屬下。大系考釋讀屬上。按讀屬上。是也。封于蜀。造內者。封于蜀山之凹內也。〔厂〕淥地名。言登知為高地。〔厂〕即斥。即岸。乃一字之累加。〔淥〕字右旁作𡇗。按與本銘原字偏旁作𡇗者相似而不同。其為古衆字之異體歟。〔剗〕从刀者聲。疑古屠字。大系考釋讀為諸。是也。〔諸〕析山眾峯嶺也。〔隄〕陵名。重文陵字屬下為陵越字。動詞。〔剛〕析猶言析山之岡也。岡為山嶺。故須陵越。〔單〕原。周皆邑名。單本意為干盾。象其正面形。甲文作𡇗。中作𡇗。中象其體。所以扞身蔽目。禦矛矢也。上象其飾。下其鏃也。金文作𡇗。申作𡇗。旂字偏旁作𡇗。則本銘作𡇗者形微異也。此處為邑名。

與原邑今微疑其地在今陳倉南東境。周蓋周原之周，舊在渭南。〔道〕道路，各邑所築之道路。此時因以為界而封之也。道字初意為引導，从辵與从走同。百聲有與首與頭古皆一字一音。今頭與道猶為雙聲。〔姑〕字不可識，亦邑名。地疑在今郿縣南境。〔疆〕字本強弱之強之本字。王靜安曰：讀為疆是也。〔右還〕右轉也。還通旋。〔賁〕賁道謂賁所築之道。〔𡵓〕字當是山谷之名。右旁殘損，不知為何字。〔堆莫〕小地名。堆，說文：堆，鳥肥大，堆，堆也。从隹，工聲。〔𡵓〕堆，或从鳥。羅振玉曰：疑此字與鴻雁之鴻古為一字。按殷與西周均有隹無鳥。鳥由隹字分化，約在戰國之時。工聲與江聲同。故漢以後有堆與鴻與鴻，而三字實一字也。羅說甚允。本銘堆為邑名。殷虛書契後編卷上第九頁第十二片有𡵓字，其辭曰：甲寅王卜在亳。貞：今日步𡵓，亡災。是此亦地名。距亳必不遠。與本銘之堆邑應非一地。莫大系考釋讀為墓是也。堆莫指堆邑之墓地。猶今言張家墳、李家墳也。以上述矢予散甲區田之四界，皆循各地右旋，如圖。

## 賁賁井邑田

由下文僅述賁賁田官四人，並未述井邑田官，故知井邑屬於賁賁。此言賁賁井邑田，所以目下文矢與散乙區田之各封界也。前人均失其讀。王靜安曰：此盤所

載諸地，皆眉地也。

井邑甲文有井方。即井國。周興井亡。周公子封於此。金文康

王時有井侯作周公彝可證由本銘知厲王時井淪為弱小附於眉眉以屬於矢

國。且地在矢散二國間也。後隨平王東遷，國於今河北省邢台縣地。其支庶仕於

鄭稱鄭并叔(見金文)

左氏僖公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雫繁園公之崩也井國之井至國末變作邢秦人作邢漢人隸定作邢

曰粮木道左至于井邑奉封道召又東一奉封還召又西

一奉封。陟剛，三奉封。降，呂又南，奉封于同道。陟州剛，登梓。

降械，二奉封。

〔自始〕由也。字法與上節甲區田界自濡涉者同。

〔根木道〕道路名。煇即根。劉幼

丹曰根从良季良父壺作𠂔𠂔受季良父壺作𠂔𠂔可證按𠂔𠂔象風箱之留實

器。凡穀實之良好者由風箱折經此器而流留。故託以寄良好之意。說文以為从

富省。亡聲者，形變而說歧也。此處根，即說文根，高木也。从木，良聲。此蓋以高木標

道，故曰根木道。根木道必由北而南。  
〔乂〕即左之初文。左猶左還，左轉彎，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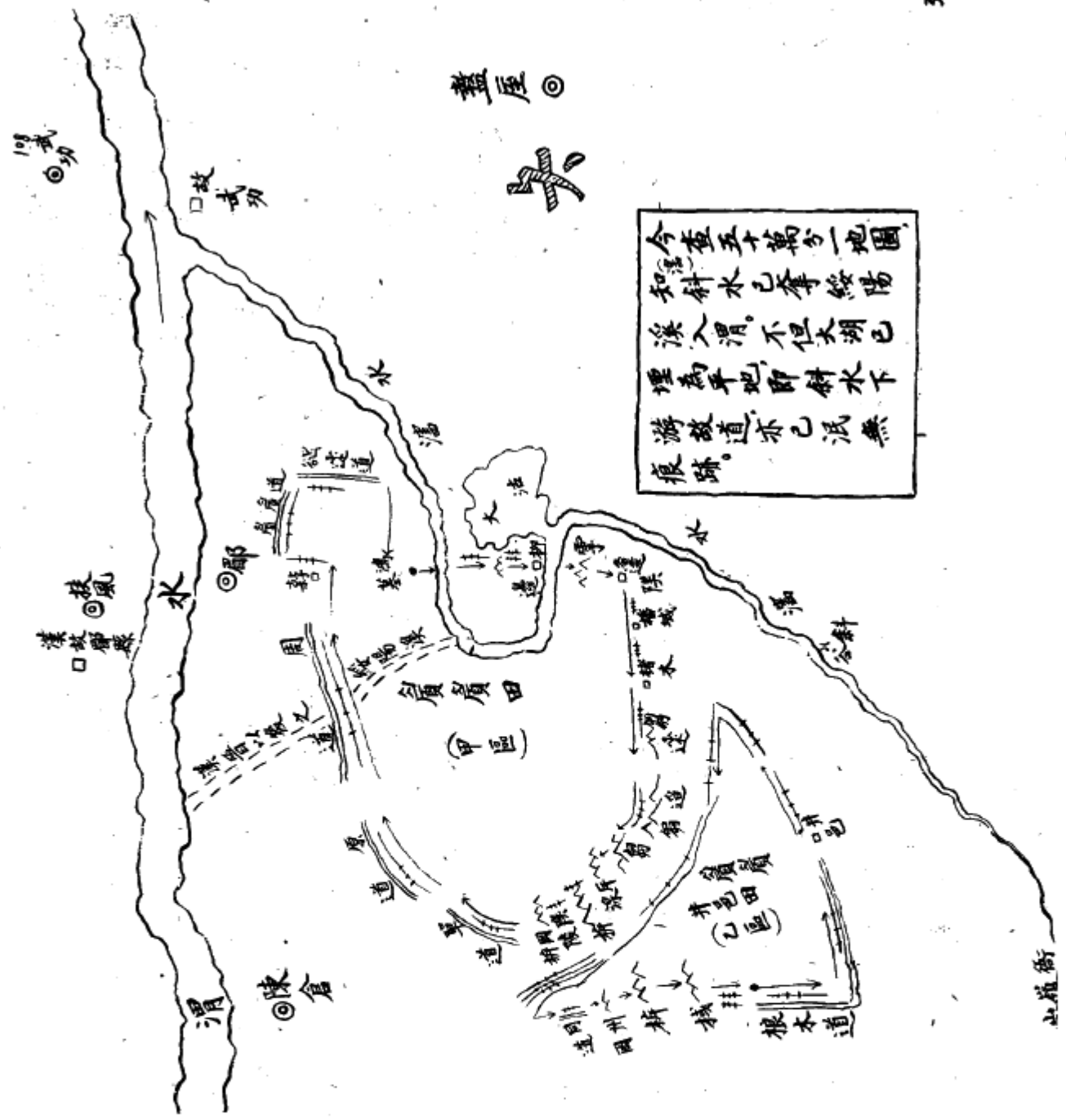
而東也。與上節右還相對。此因下文有還字，故預為避省。文例見古書疑義舉例。

# 田散子矢

## 圖略界四

圖 山  今邑 ◎  
 道 水  封界   
 道  起點 .  
 古邑 □ 方向 ↓

### 散



今查五十萬分一地圖  
 知斜水已奪終陽  
 溪入渭。不但大湖已  
 埋為平地。即斜水下  
 游故道亦已泯無  
 痕跡。

探下文。奉道者，自根本道至于井邑，均沿道而封之也。〔還〕旋，此言折而西也。忽又東，忽又西，角度必小。〔剛〕通岡。〔同州〕皆邑名。州剛州岡也。康王時，周公葬營井侯服，錫臣三品。州人，象人。州人之州，必與此州岡之州同地。象，即後世墉字。墉與同，古同音。書高宗彤日，亦作高宗融日。疑康王時，象人之象，即此厲王時同道之同。據蓋與盤，州與同均近于井也。〔械〕亦山名，故可降。以上述矢予散乙區田之四界，皆循各地左旋，如圖。

## 矢人有嗣

王靜安曰：目下文也。按目下文凡十又五夫。嗣，甲文有司字，司，治理也。周人加嗣（音濫治絲也）為意符，故作嗣，有嗣即有司，乃官吏之通稱。

## 賁賁田

謂賁賁之田官。此田字與下文散人小子賁賁田之田均通。佃，惟田與甸，佃之意義，金文經傳與說文所載均互相段借。通段，以致學者迷惑不清。茲理之如次：  
甲田字，甲文、金文、篆文、隸書、楷書五體

田 田 田 田 田



本意說文以為樹穀之地。象阡陌縱橫之形。名詞。待年切。

段借

引伸的

① 一夫之田百畝。名詞。如周禮考工記匠人田首倍之。鄭注田一夫之所佃。百畝。

② 一井田九百畝。名詞。如國語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注一井也。非引伸的。

① 獵也。動詞。如殷虛書契前編二三八四戊戌卜貞王田于彙往來無災。又前二三六四辛酉卜貞王田雍往來無災。又孟子梁惠王今王田獵于此。又田車獵車也。一曰一轅車。一曰輕車。一曰木路。如詩吉日田車既好。石鼓文田車孔安。

通段

① 代陳。說文田陳也。按陳訓陳。陳數陳也。从支陳聲。又周時陳蔡之陳作陳。戰陳之陳作陳。而田之異文作墜。从土陳聲。秦漢以後改作陳。蔡戰陣而田之異文墜字廢。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按此陳周時作陳。此田周時作墜。以陳字為墜氏者。因其音而變其字也。金文

載敬仲之後在齊為田氏者均作墜。賈誼書陳單。漢傳周字即墜單。田單也。

②代甸。甸鄉里田區之名。名詞。如不娶蓋錫女。田十田。下田字是。王靜安曰。田即經之甸字。

③代甸。甸子男小國之稱。名詞。如令彝眾諸侯。侯田男。孟鼎侯田。按侯田即書酒誥侯甸字。

④代甸。甸農吏也。名詞。如散盤矢人有司。賁田(下四人名)又散人小子賁賁田(下三人名)按此二田字皆訓農吏。又禮記月令命田舍東郊。注謂田畯主農之官也。






⑤代畋。畋治田也。動詞。如詩齊風甫田。無田甫田。上田字是。又孟子萬章舜往于田。又蒼頡篇田種禾稼也。

⑥代畋。畋治也。動詞。如禮記禮運人情以為田。注人所擇治也。

乙甸或佃字五體

○ 甸 甸 甸 甸

甸 佃 佃 佃

按此一字分化為二字三體石經甸字古文作（戰國末年齊魯文字）則是移人於左始於周末不始於秦也。偏旁字變為說文解其構造曰从田包省形變而說岐也。其本意應為農吏。从田人會意。田亦聲。堂練切。如揚簋（大系考釋以為屬王時器）官司景田甸即甸即田人即農吏也。又穀梁桓十四年傳甸粟而納之三宮。注甸甸師掌田之官也。

引伸的

1 郊外之田名詞。如周禮天官序官甸師注云郊外曰甸。又格伯簋（大系考釋以為恭王時器）格伯安及田。即格伯安抵其郊外也。

2 鄉里田區之名名詞。如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井九百畝。一甸之田當共五萬七千六百畝。

3 子男小國之稱名詞。如書酒誥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4 天子五百里內田亦見說文田部甸字下名詞。如書禹貢五百里甸服。傳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又王制千里之內曰甸。

5 租田耕種曰佃動詞。如考工記匠人鄭注一夫之所佃。又後世代耕農曰

佃農。又曰佃戶。

通段

1 代田。田獵也。動詞。如易繫辭以佃以漁。又周禮春官序官甸祝注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又田車即獵車。如克鐘

(大系考釋以爲夷王時器)錫克田。車馬乘甸車即田車。

2 代乘。乘車乘名詞。如邱甸亦曰邱乘。又周禮小司徒鄭注甸之言乘也。又說文佃中佃今本奪佃字。茲補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也。又釋名

釋州國甸乘也。

3 代畋。畋治也。動詞。廣韻曰佃營田。玉篇曰佃作田。

4 代畋。畋治也。動詞。如詩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

## 鮮且敫武父西宮禴

王靜安曰：此四人皆矢屬眉田之官。下記立誓者有蕭且畢旅西宮廩武父而無敫。此有敫而無畢旅。則敫與畢旅或一人也。按此說極是。惟鮮字偏旁魚字作𩺰。與他處金文作𩺰者畧異。且讀苴音。𩺰字亦見石鼓馬薦鼓。而作原鼓有微字作𩺰。說文有微無敫。微下說解曰：𩺰隱行也。从彳敫聲。無非切。據此則漢







時有數字無疑。段玉裁曰：「敎訓眇。微从彳，訓隱行。段借通用微而敎不行。敎既為細微，敎眇之本字，而初形作𠂔。𠂔應从支，𠂔會意。𠂔為髮字之最初文。象人戴髮形。支，小擊也。从又（手）卜聲。髮既細小矣，支之則斷而更敎也。於是隱行之微从敎，从彳，敎亦聲。𠂔變為𠂔，形亦小異。𠂔既為髮字之最初文，後人加彡（毛飾）為意符，作𠂔。後又加攴為音符，作𠂔。𠂔，隸作髮，楷作髮，痕跡顯然。𠂔說文曰：「𠂔，長髮𦏧𦏧也。从長，从彡。必凋切。又所銜切。形變而說歧也。且據从彡之字如鬢、頰、耳間髮也。髮用梳比也。」等字推之，𠂔為髮之次初文無疑。說解云云，殆其借用之誼。又必凋切，所銜切，一字兩音，中必有誤。今查攴音與必音為雙聲。攴韻與銜韻為陰陽對轉。古或𠂔音，必銜切，與髮音之方伐切者相為母子歟。又查甲文有𠂔及𠂔兩字。見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七八兩惜，均為地名。無由證其意。金文長字作𠂔，見甯長鼎。作𠂔，見庶長畫戈。鼎文即借古髮字為之。人髮最長，人髮有一人長，馬尾亦長，但馬尾無一馬長。戈文从𠂔，从止，會意。止，足也。髮垂至足，其長審矣。由此更足以知𠂔之為髮，而𠂔从支，髮會細眇之意，亦得佐證。且𠂔字變為𠂔，變為𠂔，變為𠂔，變為𠂔，變為隸楷之𠂔，亦有線索。本銘𠂔為人名。𠂔與𠂔旅，殆是一人之名與字。𠂔字雖不可識，而旅字實有眾盛之意。名細眇，字盛大，與經義述聞所舉春秋名字解詁名字義相對之。

例合。一命字上范衍一橫。王氏隸定為襄字。說文失收。劉幼丹隸定為禰。是也。原意殆衣紐之稱。从衣。𠂔聲。𠂔秦以後作禰。作禰。〔西宮〕複姓。劉幼丹引姓匯。炎帝之系有西宮氏。






## 豆人虞𠂔𠂔貞

〔豆〕邑名。此時屬矢。餘詳下文豆新宮。〔虞〕掌山澤苑囿之官。國語周語。虞人入材。可見亦得統稱虞人。〔𠂔〕〔貞〕皆人名。𠂔說文讀若呵。劉幼丹以為即呵之本字。系王靜安以為官名。謂𠂔讀為麓。說文麓之古文作𠂔。春秋左氏昭十九年。按系二十年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鹿亦麓也。大系考釋從之。今按周禮地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鄭注曰。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又天官大宰。虞衡作山澤之材。亦稱虞。稱衡不以麓為官名。國語晉語。主將適螻。而麓不聞。注。麓主君苑囿者。是麓為官名。與虞之職掌不異。左傳。衡鹿守之。則稱衡稱麓。不稱虞。可見麓與虞乃一官之異稱。分之皆可通。同舉則未聞也。此處上既稱虞官。下決無復稱麓官之理。故愚以為三人皆矢之虞官。冠以豆人者。著其籍也。

## 師氏右眚

〔師氏〕為武官之長。亦見毛公鼎。特鼎文指天子之官。此則失官耳。〔右〕置人名。〔劉幼丹〕釋省。曰。或釋相。非。蓋字即省。初作。从目。生聲。亦作。或。从目。生省聲。其作者。小篆變為。傳為省字。其作者。本銘是也。故省與省。乃一字之分化。意訓視。故从目。

## 小門人譌

〔小門人〕劉幼丹以為官名。王靜安從之。大系考釋未解。但於隸定文旁著一專名符號。殆循上下文。豆人唯人之例。以小門為地名也。今細審當三字連讀。以官名為得。〔〕人名。劉幼丹釋譌。王靜安從之。大系考釋定為繇。按釋繇。非。周時系字只作。見溼字顯字偏旁。不作。且亦與字偏旁不類。

## 示人虞芳淮

〔原〕邑名。即上文原道之原。〔芳〕〔淮〕劉幼丹曰。二人名。與上文豆人虞一例。芳。艸密不剪也。如乘切。古字从艸者。劉引孔弣軒云。說文从艸之字。大篆多从艸。是也。淮。王靜安與大系考釋均以為地名。讀屬下。繆疑關中有淮邑。至無徵信。且讀屬下。則似淮儼然一國。而設有司空之官。更不可據。故仍從劉說。以為人名。而讀



屬上。蓋此乃淮二人亦失之虞官，而籍隸原邑也。

# 司工虎孝，鬲豐父。

司工掌製作之官。名稱其實。漢人通作司空，迄今雖習以為常，但未如周人原稱之為得也。此失之司空。虎孝其名。孝乃劉王俱釋孝以虎為司空之名。孝鬲。豐父為二人名。大系考釋不從其說。以虎孝為司空之名。鬲為簋師屬下豐父。今按大系是也。司空為一國三司司徒司馬司空之一。只可一人充任，從未聞數人共位。倘依劉王說，則司空官人名之下，又接他人之名，而又無氏邑以別之，似數人俱為司空者，非違於事理，即涉於含糊。古人屬文，必不然也。孝字雖少見，但決非孝字。老字从人毛匕。孝字从老省，从子。作孝。不宜此更省作孝。今字从子首著匕形。直是子有髮。說文載古文子字作𠂔。謂以𠂔象髮也。而甲



文有子字異文作𠂔，亦戴髮形。似此則𠂔或即孝之變也。戴髮形與戴毛無異。是孝乃孝而非孝矣。三代吉金文存卷六第四十七頁有隳仲子殷。子字正作孝。與此同。前人所釋豐就秦漢以後言之，似也。衡之周文則不然。此乃遵豆之遵之初字。倚文畫物象形。倚豆而畫幾，編為遵之形也。遵豆形相似。惟遵

較大而卑。豆為木製，簠為竹製，豆以盛菹醢，簠以盛果品。簠豆上古皆食器。中古（周）漸變為祭器。簠、商、周兩代皆用象形字。秦、漢始用从竹，邊聲之簠字。其象形字古者變形不一，意亦多用段借。

（一）以簠為行禮之器，故借為禮。如殷契佚存第二四一片，

乙東茲𠂔豆用。即惟茲禮用。

丙𠂔用茲𠂔豆。即弼不用茲禮。

又如殷虛書契前編卷五第五頁第四片：

由𠂔其戔貞。即惟禮其戔貞。惟此也。戔，災也。貞，卜問也。謂此禮不敬，

或有慢于神而害于卜問也。

（二）又借用為醴。如殷虛書契後編卷下第八頁第二片：

癸未卜貞縮𠂔豆。由（惟）有酒用。十二月惟因也。縮字此作𠂔。說文作𠂔。

左傳作縮。

又如薛氏鐘鼎款識卷二，

乙酉父丁彝有𠂔豆字。即賞醴也。

又如戲仲禹：

戲仲口父作𠂔豆。即作醴禹也。

又借為醴者，周人多加酉旁以示區別。如

①師遽方尊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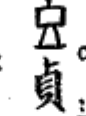
②師遽方尊器作

③觴仲多壺作


④大鼎作

⑤鄭楸叔賓父壺作


(三)借為地名。如殷虛書契後編卷上第十頁第九片：

癸未卜王在貞旬？亡咎。在六月甲申□示典其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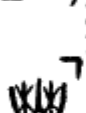
又嘯堂集古錄癘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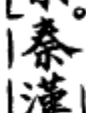
隹三年四月庚午王在

又三代吉金文存宅彝：

同公在

又三代吉金文存豐兮殷：

凡此皆秦時沛縣豐邑之豐。與文王所都者不同。文王所都，金文皆只作或京。秦漢始改稱豐，或鄠。

(四) 又借為人名。如三代吉金文存，豐彝。

豐彝作旅彝。

本銘作豐彝亦人名。

(五) 又借為懿美之稱。如三代吉金文存，寤叔殷。

寤叔作豐日姑傲旅殷。

三代吉金文存，魯殷。

魯作豐日寶殷子子孫孫永用。

豐姑，豐曹，殆如文姬敬姜之比。

(六) 金文有大豐字，疑為弓名。如憲齋集古錄，聘敦銘文研究及金文大系更名為大豐殷。按應從劉幼丹更名為天無殷。

乙亥王又用大豐王凡發三方。王祀于天，天室降天無佑王。

西清古鑑第八冊，麥尊。

王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鴻。擒為通擒，易擒謙。荀注：猶舉也。

以大豐為弓者，弓形如「」，橫之則如邊（觀上圖）之身。大豐，周人謂大

邊也。左傳昭七年，楚子享公子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杜注：晏好之賜。

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據此可見周人











稱弓為大曲，或大屈。則此稱大籩，蓋亦狀其曲屈之意矣。公伐徐鼎，錫公寶鼎，大日，形矢，大日，即大曲弓名。

此籩之象形字傳至秦，分為兩體。一作𣪠，一作𣪡。說文分釋之曰：

𣪠，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盧啟切。

𣪡，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數戎切。

本一字之形變，不應分為二字。漢人於此，似乎若明若暗。漢碑中，豐與豐每互作。即許氏此二釋，亦可視為皆是釋籩字之初文。籩為行禮之器，此第一釋是。籩盛果品，豆盛菹醢，菹醢有漿，故豆不能過滿。滿則溢，果品可以堆疊，故籩可滿。籩為豆之可滿者，此第二釋是。況句尾有「者」字，更是名詞之證。至於釋構造，二者相同而均是。从豆者，明籩為豆屬也。象形者，謂字之上體乃象篋編為籩之形也。至於豐茂之豐，周人只作𣪢（象艸之多枝葉，艸曰𣪢，木曰𣪣，象木之多枝葉，故曰六月滋茂，說文作𣪢，六月滋味，味通未，未即茂，而後人自不知也。後以未借為午，未之未，乃另造𣪤（𣪤字，从林，牙聲，秦漢人以豐代𣪤，又另造𣪥（茂，𣪥與茂為古今字，而意無別。抑凡稱滿，周人只稱盈，或連稱盈滿，漢人始稱豐滿。於此知許氏用漢人語以說字也。又𣪦之為字，周人或變其形作𣪧，籀文或復之作𣪨，則秦漢瓦文作𣪩，原不足異。而籩字古文變至周秦間，既已作𣪠，則

勿妨就地一歪，變作。以取聲，以與其他文字聲化之例合。唐蘭古文字學導論以為古文字之變化原為某形某意者，往往變為聲符。名之象意聲化。說甚是。雖然，就地一歪，究是為例不純。字若以為聲，尚有山形無著。於是好為彌縫者乃以山形為山，又惡其不古，又改作（其實仍是不古。山字周人作或（見周彝銘。秦人始作（見繹山刻石也）而改篆。豆為。而說之曰：曲山石豐水所出。从山，𦍋聲。豐以曲為聲，非从山又从𦍋也。似此臆造曲字，改豐字為形聲字，仍是似通不通。豐意若為豐滿，今僅从豆，何能得豐滿之意？若謂豆盛菹醢必豐滿，則豆亦可不滿，而仍不失其為豆也。是與形聲字意符派生新意之例不合。

又遷字古文變至秦漢作豐。形遷意移，後人莫能明其本原。雖近古如漢儒亦若明若暗，似知之亦似不知也。茲再舉鄭康成儀禮注五則如次：

（一）鄉射禮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

注：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

（二）燕禮公尊瓦大兩，有豐。

注：豐形似豆，卑而大。

（三）大射儀膳尊兩甒，在南有豐。

(四)聘

注：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字从豆，豳聲。近似豆，大而卑。禮：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

注：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

(五)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解加于豐

注：豐所以承解者也。如豆而卑。

觀儀禮經文及鄭注，豐之為籩，已毫無疑問。專其用，則所以盛果品，兼其才，則承爵承解，仍不失為行禮之器。周人習用為常，取所周知。漢人改易珠器，數典忘祖，明如鄭氏，已知似豆大而卑，而不直言豐即籩，而又採豳字野言曰：豐从豆，豳聲。故曰：漢儒於此，若明若暗也。漢人且如此，何況後之人？後之人昧於豐之為籩，更有致迷之故數點。

(一)豳字變至秦漢既已聲化作豳豆作豐承用者遂通段以代周之

凡周之豳，豳年，豳富，豳足，豳厚，豳大等字，漢皆改為豐茂豐年，豐富豐足，豐厚豐大，豐既盡有豳之領域，日久而豳字遂以不用而廢，而豐亦以通段之故而喪其本意。

(二)籩豆二器漢以後或以改用他物而為人所忘又其質皆竹木未能垂久後之人不用之亦不見之今出土彝器雖有銅豆與銅籩乃晚周或秦漢人仿



竹木器為之。然存者甚少，除少數學人及古董商外，誰曾見之？況銅簋又經易名為鋪，鋪與簋為一音之變，於是今人雖目睹其器而莫能知其原矣。

(三) 豆為簋之伙伴。漢人造豈字以代菽，菽麥之菽，周人作卣，秦人作艸，料為六穀之一，豈能代菽者同音故也。豆音之與叔音，亦猶之頭之與首為一字之變也。久之而菽字鮮用，而豈又省去艸頭作豆，於是後之人凡見豆字則莫不即以為豆麥之豆，鮮有聯想及他者。而讀儀禮鄭注如「似豆卑而大，非學人竟莫能知其所云矣」，曹子建七步詩「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若周人為之，則必是驚亦然，未其在脯中泣，益以字形差異，距離已遠。若起周漢之人使之互談，已不能互瞭，況後之人而欲明周字周制，而可不設身其時而細究之哉？

(四) 說文一書影響後之人極大。今本豐字下說解尚有①「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②「凡豐之屬皆从豐」③「豐古文豐三句」。

第①句應是「一曰鄉射禮有豐」……句之譌脫。參看上文所引五處儀禮經注自明。乃漢以後鈔說文者既譌射禮為飲酒二字，又因飲酒及豐字而聯想成王時豐侯坐酒亡國故事，而於豐下脫處補侯者二字，遂成今本之文。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黜豐侯，蓋文王都囂及武王遷錫，乃擇親屬侯于

以守故都。成王之時，見豐侯沈醉荒迷，乃黜之。此或已然之史實。然與豐字之意絕不相涉也。及漢人以豐代豐，又盛傳豐侯坐酒亡國之故事，鈔說文者遂誤粘入文，而後之人竟泥譌文，不知疑改賢如段氏，猶以為此乃許襲禮家說。成不知果如此文，禮家之說究為何說也。拘執如此，豐字之古意尚得明乎？

第③句，豐古文豐。凡許書所載古文，皆指孔壁經字而言。乃戰國末年齊魯之文字，惟豐驗之金文各形，絕無與之相類者，應是後世鈔譌之餘，不足取證。而後之人乃有據此，以為古文既可从豆聲，則豐字亦當是从豆曲聲。且以曲為文字，意可依傍鄭氏維護許書。然舍彝器不磨之堅證而不據，而信千數百年展轉鈔寫翻刻之跡，於是豐字之古意與其構造，益沈埋千仞而不能拔矣。

第②句，本為許書部首下說解之常語。惟此處有必須說明者：說文豐部有豔字，豔字究作何解？又豐字亦古遵字所變，豐下說解前舉未盡。尚有凡豐之屬皆从豐，讀與禮同之句。而豐部有豔字，豔字究作何解？此皆釋豐之餘所不可不連類而及之問題也。說文：

豔，爵之次第也。从豐，从弟。虞書曰：「平豔東作。」直質切。

豔，好而長也。从豐，豐大也。益聲。春秋傳曰：「美而豔。」以贍切。  
茲理之如次：

①許所舉書孔氏及春秋左氏傳字，皆為漢時古文經字，見說文解字序。  
平豔東作之豔，今文經作秩，則豔豔兩字皆周代之舊文，而非漢人新造之字明甚。

②兩字偏旁豐與豐在周時俱是遵意，或借為禮醴等意，已見前說。及說文豔讀與禮同，故豔字不得如漢時有豐厚、豐大等意。說解豔下「豐大也」，乃漢人語，不可以說周字。

③凡字之偏旁多用其本意，但亦有少數用其段借意者。如「𠂔」字，本意為「人」，象正面人形，以之造「𠂔」字，即古腋字。象人而以兩點指明其腋下，為指事字。又以之造「𠂔」字，即夾字，謂兩人夾輔一人之意。為會意字。是偏旁用本意也。及「𠂔」借為大小之大，又以之造「𠂔」字，即赤字。大火為赤，又以之造「𠂔」字，亦大也。从大，介聲。是偏旁用借意也。例此則豔豔周遵字借用為禮，以後說文豔讀與禮同，以之為偏旁以造新字，無乎不可也。

④假令春秋左氏傳豔字周時原作豔，而說之曰：「美也。」（方言豔，美也。）从

禮盍盍即古盍字。行禮所用之盍，無不潔美也。盍亦聲。段曰：八部。假令堯典艸字，周時原作𦰩而說之曰：次序也。从禮弟，弟即次序。禮所以序尊卑，無不有次序也。弟亦聲。段云：當是弟亦聲也。豈不輕而易舉？

⑤及漢時𦰩字變為𦰪。許既以其偏旁𦰪為行禮之器，乃增爵字以足其意。漢時𦰪字變為𦰫。許既以其偏旁𦰫為豆之豐滿者，乃增長字，長字由漢人語，豐大引伸以足其意。此其原委十分顯明，後之人當可無疑。

或有問余曰：信如君言，𦰪目為古邊字，形變至漢分化為豐與豐。但於其字音之變化有說歟？應之曰：有。古無輕唇音。豐音古讀若邦。邦字古作𦰬，从邑，𦰬聲。漢時豐之音義均改襲𦰬。邦與邊為一聲之轉也。若邊音與豐音，禮音距離似遠，但就其聲而言，則重唇之與半舌，本可互變。猶之剝聲之與求聲，龍聲之與龍聲，睦聲之與壘聲，狸聲之與里聲也。就其韻而言，則真是陰陽對轉之常例矣。或又問曰：信如君言，則易經豐卦之豐，為禮器邊歟？抑為邊而借為禮？或醴歟？抑亦為漢時之豐而承襲周人𦰬厚大之意者歟？應之曰：善哉問也。願先述對易之觀念數則，而後詳釋豐卦之豐。

①伏羲畫八卦之說，出於漢人附會。周人未嘗為此言。今查殷代自盤庚還殷

以後，至於殷末二百餘年間，王臣所契卜問吉凶之辭，對於八卦絕無一點痕跡，則八卦非殷以前物也。

(二) 殷人只灼龜見兆，名之曰卜。周人始布籌筭，一曰筮，為卦名之曰士。士象兩橫一縱，布籌之形。說文引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凡許所引孔子云云，皆出漢時緯書，乃偽託，非真孔子之言。前人已有考證，不可信據。周初人造「士」字，重士為主，主即卦字。主璋之主應作珪，及段圭代珪，後人乃加卜旁為意符作卦。其實圭不由於卜，加卜者明是外行之所為。圭為卦之初字，說亦詳見俞曲園《兒笥錄》。後士借用為士大夫、士君子、士師等意。周人乃另造筮字，筮用竹籌，故从竹。巫會意，若筮用著草，乃後人改以代竹籌者。初不然也。於是筮也，卦也，八卦也，六十四卦也，卦辭也，爻辭也，皆周初人之所為。故曰《周易》重卦之人，或以為神農，或以為夏禹，固屬荒唐無稽。即史遷以為文王，亦不必然也。

(三) 卦辭、爻辭、遺辭、造句，極類殷虛甲骨文，而用字略廣。達意較明，應是殷以後人作。篇中常引殷代及周武成間故事，且卦、爻辭文法一貫，應是周初一人一時所作。但決非文王，亦非周公，例如：

① 旅上九：喪牛于易，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此乃殷先君王亥所牧牛羊為

有易之君所奪。亥亦為有易之君所殺之故事。此事殷人引為奇恥大辱。後雖亥子微立亦殺有易之君而殷人同仇之心。世世傳說。以至殷末不忘。亦猶之周昭王沒于漢。故事傳說至齊桓伐楚之時。仍以為問罪之言也。今周初人作卦爻辭。故偶採時人傳說之故事以喻喪失之甚。

②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乃武丁伐鬼方之故事。甲骨文屢見。周初作卦爻辭者引之以喻事之艱鉅而終獲勝利。

③歸妹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殷末人稱紂父為帝乙。歸妹嫁女也。帝乙嫁女儉作者引此以喻女之于歸在德不在飾也。④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亨通享。享祭也。帝上帝。此文王或武王之事。作者引之以喻祭神而神福之也。

⑤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此殷周間人士評紂與文王之祭神豐儉不同而神之降福在德不在牲。作者引之以喻明德維馨之意。

⑥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明夷猶蒙難。箕子明夷。即論語所謂箕子為之。



奴事在紂末，武王釋箕子囚之先。作者引之以喻賢者之厄。

⑦ 晉卦辭：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此乃武王既克殷，封紂子武庚宅舊都，守殷祀，而以管蔡霍三叔各邑其旁以監之。又封弟卣，侯今彝器有康侯卣，鼎于康。康地近殷，亦有三監以外置第四監之意。故康侯受錫多馬，一日而奉武王三次召見。當時武王如何指示軍略，史雖無考，而反覆告以明德慎罰，承保殷民之言，則固載在尚書康誥之篇甚詳也。康侯卣，即康叔封。劉幼丹已據世本及書馬注證明。作者引此以喻人臣得位得時，天子殷殷倚重之意。

(四) 卦辭爻辭既為周初人作，則六十四卦之名，必是先已命定無疑。是周易占卦一書，周初已經形成。但據尚書召誥，洛誥，其營洛宅位，只言卜，不言筮。西周金文亦只有卜（見晉鼎）而絕無筮。書洪範雖卜筮並言，然洪範乃戰國中葉以後人託擬，不可以為西周用筮占卦之證。是則春秋以前之易，人莫之重，用之者寡，展轉鈔傳，其地位殆如今日之牙牌神數而已。且兩辭之字句，不能保其決無譌誤也。孔子所見之周易，不過如此。左傳所載春秋時人所用之卦書，亦不過如此。

(五) 左傳載春秋時人兼用卜與筮，常有卜之不吉，筮之吉之語。又有筮短龜長



儀禮非孔子  
所見一書其  
撰作不修早  
於晚周此亦  
一證

前人多謂外  
以篇雜為五  
此莊周門人所  
撰即內篇之  
篇為六篇者  
周也

之語。周詩亦多言卜，少言筮。足徵春秋以降，兩者雖並用，而卜尤重於筮。其或周之時，習尚有變，故儀禮多言筮。及歷秦至漢，而十翼出。十翼者，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是十種或非一人所作，然皆西漢之文，辭氣縱橫，議論充暢，繫辭與文言多引子曰，其出於杜撰，或得之傳聞，或另有所本，雖不得知，然依傍儒家以申易理，使周易由牙牌神數資格一升為六經之一，則漢人為之也。外篇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按莊子本好寓言，且多詆訾孔子，此所稱經也。六經也，治經也，直是漢人口吻。不但非孔子之言，且亦非莊周之時所應有。蘇子瞻謂盜跖、漁父、讓王、說劍四篇非莊子作，夫以考信之目光讀莊子，豈但四篇為然乎？於是龜卜之行，可考者自盤庚遷殷至姬周之末，千有餘年。至漢而衰，而其法不傳。今雖安陽殷虛出土有全甲，正面讀其貞辭，反面觀其灼痕，然究竟如何則吉，如何則凶，莫能詳之。而易之為書，既經漢人增益其旨，晉人雜黃老以說之，宋人揉儒佛之精粹於中。雖至科學昌明之今日，猶以為東方哲學之寶典，而春秋戰國之際，卜本與筮同道，乃通古今以觀之，兩者之升沈遠矣。

基上五觀念，以論易豐卦之豐，則知卦名之命定，起於西周之初。其後父子相傳，

應無改易。東周人既多習用，則名稱自當固定。秦火之厄，易以卜筮之書得免。始皇焚書坑儒，易以卜筮書得免，則始皇以前人，不視易為儒家之經明矣。漢時存易，通段代用之字必少，與他書出於伏生口授，壁經由於安國今讀者，固迴乎不同。則豐卦之豐，應為周代舊字。本意為蓬，借意為禮。即說文釋豐讀與禮同，而決非周人。豐，厚，大之豐，而漢人代之以豐者也。

三三 離下震上，火炎聲震，有禮文示人，聞及遠方之象。故卦名為豐。周蓬借為禮，姑以散盤銘字為代表。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此卦辭。亨，通順也。假，通嘏。嘏，福也。王假之言，

王福之也。勿憂，不必憂也。宜日中者，利在午時也。謂占得此禮卦者，應主如是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九與九四，以位則相應，以德則同體。

此所謂相應而不應者也。故曰遇其配主。配主者，禮祭時配享之主也。凡與同等之人相俱，不必得其合作之益，至少受其分福之累。此應非吉辭。然亦無害。初九居下位，而在禮明之始，故雖來日無咎，但必進取乃有益也。旬，無咎者，乃殷人貞卜之習語。今甲文中多至不可計數。凡在癸日卜問下旬之休咎，其繇辭百分之九十九為無咎。若如殷契粹編一四一七片有「癸丑貞，

旬？有咎。又癸亥貞旬？有咎。癸丑辭反又為夕。此僅見之例也。无，甲文作亡。周金文作亡或無。今易作无者，必周秦間或漢世俗字為鈔者所改。咎，災也。从人，各聲。甲文變形頗多，大抵以𠂔形見。粹一四一六為正。从卜。𠂔，骨象卜骨之形。聲，骨聲與周咎字之各聲同也。从卜者，殆因卜可預知其咎之意。後𠂔略省則作𠂔（見前五四八）再省則作𠂔（粹一三四二）通段骨字以代咎字則作𠂔（見戡三十三）作𠂔（戡二十九）作𠂔（戡三十）作𠂔（戡四十三）至晚殷之時則加犬為聲符作𠂔（前一六八）𠂔（後上十一）𠂔（前五十六）犬聲古如狗，狗與咎聲古同也。犬狗一字，周末始加句為犬聲作狗。是以殷之𠂔即周之𠂔。𠂔，儼兒鐘字偏旁。𠂔（國佐蟾字偏旁）秦之𠂔，今之咎。其意符由卜變為人，聲符由𠂔變為各。其一字前後相銜之跡，遂不易知。雖王靜安專文釋旬，明謂卜辭旬亡田即易言旬无咎，而學者終莫敢信。田即咎。於是殷契粹編釋亡田即亡，田讀為無禍。據其收第一四二八片有旬亡火，謂火讀如燬，斷為禍之通段。又以晚殷之𠂔為裸段為禍。此說一出，於二十年凡研甲之士無不靡然從之。或有心知其未安而力不足以糾之者，亦勉從曰：無禍。問之，則曰粹編云然。為學如此，惡乎可哉！粹編固多妙解，足以矜耀契林，而此條則不然。

(一) 筮卦與龜卜，同為貞問吉凶之事，故周易多沿用卜辭術語。如甲骨卜辭

1. ① 迺有悔。 (粹四九二)

② 王弗悔。 (粹四九五)

③ 王其悔。 (粹五四三)

而易卦爻辭則有

① 有悔。 (乾豫困等)

② 无悔。 (同人咸復等)

③ 无祇悔。 (復)

④ 悔亡。 (恒晉大壯  
象咸睽等)

2. ① 東庚辰晦亡咎。 (粹六六一)

而易卦爻辭則有

① 有眚。行有眚。 (无妄)

② 无眚。 (訟)

③ 有災眚。 (復)

④ 是謂災眚。 (小過)

3. ① 亡戕。 (粹三九)

② 亡。 (粹二五二)

③ 亡。 (院甲三三五)

④ 有。 (粹二六九)

而易雖無此而詩有之

① 無災。 (大雅魯頌)

4. ① 亡。 (大雅魯頌)

羅振玉取說文亡字義釋此為亡他義全不協而人多踵其誤亡字當讀無害害

周作人古非利害本字

② 有未。 (粹六一)

③ 有雨。 (粹七五)

④ 有王。 (粹三六二)

注：有雨猶孟子滕文公害於耕有王猶莊十一年左傳害於染盛

而易與詩有

① 无文害。 (大有)

②無害。

(大雅興魯頌)

5 ①亡尤。

(甲文習見)

②有尤。

(粹二七〇)

而易雖無此而詩有之

①無我有尤。

(鄘風)

6 ①有利。

(粹二六三)

②弗利。

(粹全片)

而易有

①利。

(乾坤復萃  
升困等習見)

②不利。

(无妄等  
否夬等)

③无攸利。

(歸妹无妄  
頤未濟等)

是旬無咎者殷卜辭之習語。周初作易者承用之，以喻來日之無災咎。語

固十分自然。且不但旁證甚多，而王靜安因釋旬之便，亦已指明其因襲

之原。奈何以字之未審，推而出以不根之亡禍哉？是猶人已舉網得大魚，

而我乃復投海中，致其迷茫失所也。可惜孰甚。

二 甲文「旬」無咎之咎，作「𠂔」。𠂔，从卜。𠂔聲。𠂔即卜骨之骨，牛肩胛骨

④无不利。

(坤屯巽鼎  
謙大過等)

7 ①亡「𠂔」

(甲文習見)

②佳「𠂔」

(粹一二九)

③有「𠂔」

(粹六七八)

④其「𠂔」

(粹九四五)

而易有

(乾需師比小  
畜等三十卦)

①无咎。

(蠱)

8 ①「𠂔」

(甲文習見)

而易有

①「旬」无咎。

(豐)

之象形文，決無可疑。粹編

(一五二四) 丁未 𠂔 𠂔 三 𠂔 六。

(一五二五) 丁巳 𠂔 𠂔 三 𠂔。

(一五二六) 𠂔 𠂔 𠂔 三 𠂔 𠂔 八。

(一五二七) 𠂔 𠂔 𠂔 三 𠂔 三。

(一五二八) 𠂔 𠂔 𠂔 三 𠂔 七。

(一五二九) 𠂔 𠂔 𠂔 𠂔 三 𠂔 七 自 𠂔。

(一五三〇)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三 自 𠂔。

又中研院甲編  
第八〇六片刻  
兩辭，第一辭  
曰：乙亥 𠂔 𠂔  
第二辭曰：  
丁丑 𠂔 𠂔  
往求禾于河。  
受禾。𠂔 可 五  
參。

此項材料，皆單獨記載，多不與他辭相連。各家俱忽畧，獨粹編類集而釋

以為治作龜骨之紀錄。卓識可佩。其釋 𠂔 為 𠂔。後人用 𠂔，是也。惟以 𠂔

為 𠂔 字，作動詞用，即今俗作 𠂔，則非。詳下。余意以上各辭，就其最完者通

讀之，應為 某日 鑽 𠂔 骨 幾 自 某人。 𠂔 應為 貝 𠂔 之 𠂔 之 專 字。以 貝 象 形。

由 貝 𠂔 之 𠂔，借 為 龜 𠂔 之 𠂔。殷 時 不 稱 龜 甲，雖 亦 有 聯 革 之 戰 衣，介 字 尚

未 見 其 借 為 鱗 介 之 介 也。而 段 甲 以 代 介，則 又 在 後 矣。三 𠂔 骨 幾 用 字 順

逆 不 一 者，謂 一 人 一 日 之 力，只 鐫 三 𠂔，俱 為 三，無 異 數 者，必 有 故。或 依 規

定，今 不 可 知。並 鐫 骨 幾，少 至 一，多 至 八 者，應 是 無 規 定。亦 以 見 鐫 骨 較 易

(一五三一) 辛巳 𠂔 𠂔 三 𠂔 𠂔。

(一五三二) 辰 𠂔 𠂔 三 𠂔 𠂔。

(一五三三) 辛酉 𠂔 𠂔 三 𠂔 𠂔 八。










(一五三四) 甲寅 𠂔 𠂔 𠂔。

(續六四一) 𠂔 𠂔 𠂔 𠂔 三 𠂔 𠂔 三。

(續六七三) 乙丑 𠂔 𠂔 三 𠂔。

(林一七三)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一。

也。自某者，某必為人名，其不記名者，必係記者自為治作。記名者，則他人助之治作也。於此諸骨卜骨之骨字，以與甲文亡咎或旬亡咎之咎字相比，則其字之完者从卜，𠄎聲。通段者即為𠄎字，尚有何疑？

(三) 秦漢以來，禍字其意在示神不福也。其聲在𠄎，𠄎之意在口（口戾不正也）。而聲在𠄎，𠄎隆頭骨也。象形，原文應作。象人與牛羊犬馬四肢之骨頭。今本說文作頭隆骨也。字畧倒，意亦不異。又有剔人肉置其骨也一句，乃下文𠄎（剔）下之說解，錯簡在𠄎下，應移正。字後（或在周秦間）又加肉為意符於其下，始為今日之骨字。是本骨頭之象形文，始造於何時。金文適缺骨字，並無骨旁之字，無由考徵。然甲文𠄎字，只為牛肩胛骨或卜骨之名，彼時是否已借為凡骨肉之骨，絕無證明。且周人雖襲用卜法，但只見言龜，未聞言骨，則卜骨至周或以不用而廢。而𠄎字自亦失傳。若然，則周人所用凡骨肉之骨，如左傳秦蹇叔余收爾骨焉之骨，十九為（骨頭）而非（牛肩胛骨）。總之之與音或相近，而形不相承，意亦各有所指。今乃謂殷人用字預知字派生之禍，此必不然矣。

(四) 至於殷人通段火以代𠄎，則正以兩字俱為軟顎音之故。殷至漢且千



年火音由軟顎音變為喉音許書曰燬此音理之自然無足異也軟顎音與喉音互變今方音中例證甚多浙江諸暨一帶讀恢復曰窺復孫科之科粵音如火皆為其比然則殷代之火音下固可合於後代之禍音而與同代之𠂔音相比安見其不合哉

六二𠂔且其部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在禮文之局六二居中

得正故曰禮其部部通菩菩艸席也見說文辭詮布席安位禮之事也參尚書顧命但六二與六五相應而不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參韓文故曰日中見斗日中為卦辭語述禮明之象此言日午而見星斗明雖盛而蔽亦甚也如此而欲進取必得疑疾六二以陰居陰而在中故能守正而得意外之吉有孚發若吉者守正自得意外之吉也有孚字易卦爻辭中凡二十二見漢人俱釋為孚信誠信等意實非周初人本旨卦爻辭之字句皆以近喻遠以小喻大以粗淺喻精深以具體喻抽象說者循是以求無不合中孚即倖之初字从爪子會意周初人用其本意殷周之時戰爭好擄掠所擄掠之人曰孚孚而倔強不服者殺之或還之殺之還之其利小孚而降順者以之為奴以之為奴其利大也故作卦爻者取有倖降順以喻吉中之吉戰而有倖吉也倖而降順更吉矣如此之有孚比之即有倖從之比即从之反古文反

正不拘。从與從為古今字。從即順也。有孚盈缶。即有孚盈寶。缶通寶。既得其人。又得其財也。小畜之有孚血去惕出。即有孚傷愈而敬服也。有孚攣如。即有孚牽繫連引之狀。攣係也。見說文。如與然同。家人之有孚威如。即有孚畏威之狀。古威畏互通。金文中例習見。益之有孚中行。即有孚不欲死。不欲降之意。中行在二者之間。猶論語中行在狂狷之間也。有孚惠心。即有孚順心。有孚惠我德。即有孚順我德。惠順也。見爾雅釋言。觀之有孚顙若。即有孚顙大然。顙頭大貌。見說文。詁林丁福保案補。若通如。通然。本文有孚發若。即有孚煥發然。並非楚囚對泣之狀。可降服而奴役之。故吉。

九三

出日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九三以陽居陽得正。又在火炎

之上。明之甚者也。故曰禮其沛。沛通市。所以蔽前之衣也。周作市。漢以後作紱。作紱。作紱。作紱。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卿大夫赤市。蕙珩市。為行禮之服。即本辭所用之意。但本文重剛不中。上有上六應之。來而不往。有剛明而受迷惑之象。故曰日中見沫。謂明而不明也。日中申卦象之明。見沫。謂逢沫雨。沫。周時作汧。汧。洒面也。動詞。从水。未聲。午未之未。沫。周時作汧。汧。極細水點也。名詞。淮南說山。人莫鑑於沫雨。从水。未聲。本末之未。兩字判然不同。漢時隸書只分橫畫之長短。此處字上曰見。決是名詞沫。而非動詞沫。轉鈔之譌。必

在漢以後，而非周。日中見沬雨，正是明而不明之象。既受迷惑，動必有損。故曰折其右肱。凡有作為，必以右手。雖動有損，而文德尚能守正。折右肱而左肱不能為，必至於靜守。守則无咎。

九四。出且其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本爻以陽居陰，又在上卦之下。不

正不中，震而不揚。故其象與六二明而不明者同。故曰出且其節。日中見斗。但以有為之人，而居近王之位，逢六五柔謙之主，是諸葛撫後主之象。故曰遇其夷主。吉。夷，大也。詩周頌降福孔夷，謂降福甚大也。夷主，指六五。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以柔謙之德，居至尊之位。五為君位，下雖不得

遠臣之助。六二陰體，應而不應。而左右有賢能之輔。九四剛健而近。此後主任諸葛，不勞而治之象。故曰來章。有慶譽。吉。來章者，貢璋也。甲文有來馬來

龜來麕等詞，皆言貢馬貢龜貢麕。參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但麕作𧈧。

說甲者俱釋𧈧。粹編釋狗俱非。余釋麕。另有說。章，王弼釋光大章顯。朱子釋

明皆未得。周人以具體喻抽象之旨。章通璋。金文數見。此處不但謂有貢璋

美玉之喜，亦以為在禮卦之局，應連類而舉禮物。璋為禮器，與上文所舉行

禮時配享之主，行禮時所設之席，行禮時所服之市，用意正同也。

上六。出且其節。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此爻在禮卦之終，

以陰居陰，剛德不振，而下應九三，牽迷不返，是乃昏懦無能，行禮而不能終其事者也。本辭前四句是述明此意，况久而不見，直逃匿不返，故曰凶。禮其屋，屋包行禮之堂，个廷室而言。席其家，家亦包堂个廷室而言。席設席亦包行禮前各項陳設而言。是行禮之準備已完，而乃闔其戶，闔其無人，闔與窺略同。字林：傾頭門內視也。戶，室之戶。室，人所居。闔，字林：靜也。苦具切。其猶然也。詩：邶風：淒其以風，謂淒然以風也。以，或證為北之鈔譌。此正謂靜然無人。行禮之時，陳設已備，而行禮之人乃畏縮匿避，不知所往，並三歲不見，宜乎凶矣。三歲言其久也。覲，見也。从見，賣聲。徒歷切。

茲以質直之法，通釋易豐之卦爻，放棄漢人之象象，而實得西周初年之真諦。因之而周時咎且之為違，借用為禮或醴，不得如漢時豐之有厚大意。此說之信而有憑，審矣。本銘咎且字為人名。咎且父應為字而非名。如左傳宋之華父督，孔父嘉，華父孔父皆字。督嘉皆名，可比也。周人男字多曰某父，女字多曰某母。金文中此例甚多。

## 堆人有嗣荆乙

〔堆〕即鴻字。為邑名。即上文堆墓之堆。

〔荆〕乙二人名。仍當為矢之有嗣。不述其官。

職微者也。稱堆人著其籍。

# 八十又五夫正負負——矢舍散田。

矢有嗣凡十又五夫。說文：片，最括也。从二，二，偶也。从八，八，古分字。今本誤作从弓。古文及字按言二可分者，最括之意也。八亦聲。此處凡猶共。夫猶人。計負負田官四人。匠人虞三人。師氏一人。小門人一人。原人虞二人。司空及籥師二人。堆人吏員二人。皆矢所遣以勘正矢舍散。負負田界之官吏也。舍，施也。即篇首「即歸」字意。

## 嗣土 嗣馬單 嗣人 嗣工 駢君 宰 遮父

此正述散到場正界之官吏。不目其首者，以本節尾有「凡散有嗣十夫」結語也。上節以「矢」人有司目下，本節以「散」有司結上，乃文法之變。「嗣土」即司徒。漢人以徒代土，為通段字。馬字應作「𠂔」，茲作「𠂔」，不異體也。王靜安曰：此散之三司。單，即單字，蓋以邑為氏。按「單」即單字。見前。司徒司馬兩人名，四字有三字不可識。或曰：「𠂔」乃寅夫二字之倒，不確。「𠂔」字从目，从非，从立，無法理解。「𠂔」字，劉幼丹釋「邦」不確。大系考釋隸定為「𠂔」，頗似，然亦不可識。此應為地名。著司空駢

君之籍也。劉曰：「駭君」人名。駭無考。按駭字馬旁亦作𠂔，異體。「宰官」，「德父」名。德从走，與上文復字同。叔弓鐔（今稱齊叔弓）德字亦如此。甚是。惟本銘此字上作𠂔，與其他德字作𠂔或𠂔者略異。說文：「直，𠂔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𠂔，古文。多則切。又德，升也。从彳惠聲。多則切。按道惠之惠，古只作惠。田侯因資鐔作𠂔是也。从十目，心會戒慎恐懼之意。本銘德字偏旁作𠂔，殆變體。从八十目，心會意。古人用字，恆以升也之德代十目心之惠，此同音通段之通例也。金文多如此。秦漢以後視為固然。王筠曰：「鐘鼎作𠂔，𠂔，𠂔，𠂔，𠂔，諸體未有从直者。如以說文為用小篆，則秦碑作德，秦斤作德，秦量二，一同斤，一作德，不知許君所本何書。按魏三體石經錄古文篆文隸書三體，其德字作𠂔，德，其所錄古文與說文所載古文皆指孔壁所出古文經而言。乃戰國末年齊魯之文字，又晚近洛陽出土之嗣子壺，乃戰國初年器，銘有純德字作𠂔，之下，贊一曲畫，則直心之體實為戰國時𠂔字之異文，許君有所本矣。」

# 散人小子𠂔𠂔田戎效舅父

上節既述矢人有司𠂔𠂔田，此則標明散人小子𠂔𠂔田。田，田官也。以明交接之責。〔小子亦見靜簋、毛公鼎、伯和父簋、楊遇夫樹達以為屬官之泛稱，是也。此猶



言吏員。賸賸田。殆散國指定接收賸賸田之田官。田通佃。見前。〔戎〕救父。〔粟〕父。三人名。〔茲〕說文。教字古文。此處大系考釋以為官名。曰。效。蓋校人。〔粟〕劉幼丹引說文作。今作。耀。

## 之有嗣案

吳清卿釋。克。王靜安從之。以為即膳夫克。近人多知其不確。劉幼丹釋。襄。謂說文。襄作。云。漢令。解衣耕。謂之襄。又謂。蘇甫人。匪。襄作。从衣。象人側身伸兩手解衣之形。从土。从。即之變。致力於土耕意也。丁佛言釋。為。大系考釋從之。今按。釋。襄。釋。皆。是也。原意為解衣耕。本銘。字正象之。為。說文載。籀文。作。譌變之跡顯然。原意為解衣耕。故。匪。文可加。衣。以足其意。作。篆書變為。即。襄字。原意為解衣耕。故引伸而有奮勇致果之意。凡。攘臂。攘夷狄之。攘。古只借。襄字為之。如詩。攘。于。襄之。襄是也。至。攘。本。攘。字。讓。本。責。讓。字。兩字因通。段。習用而移易其意。其本則。在。說文已失。字之本意。而解之曰。亂也。後人遂不知。與。為一字矣。此處。為邑名。當為散屬。故其有司列於散有司之下。案人名。本銘作。毛公鼎作。不用為。苞苴之苞。動詞。从。案字之象形文。岳聲。戰國時秦人變作。見石鼓文。



亦用為苞苴之苞。動詞。即所謂籀文。許氏採籀文入書而說之曰。𦣻。囊張大貌。从囊省。𦣻省聲。形變而說。故也。符宵切。

# 州 𦣻

〔州〕邑名。屬散。即上文陟州岡之州。〔𦣻〕字說文所無。考甲文有此字。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三十八頁第四片有辭曰。戊戌卜。貞王田于𦣻。往來亡災。惜為地名。不審其義。又考大克鼎。昔余既命汝出納朕命。今余惟𦣻。〔𦣻〕乃命。師虢。蓋在昔先王。既命汝更。〔𦣻〕乃祖考司少傅。今余惟𦣻。〔𦣻〕乃命。命汝司乃祖舊官。少傅及鼓鐘。〔𦣻〕蓋。昔先王既命汝作邑。兼五邑。祝。今余惟𦣻。〔𦣻〕乃命。師先。蓋余既命汝續師。蘇父司左右走馬。今余惟𦣻。〔𦣻〕乃命。命汝兼司走馬。察其句意。即重申乃命也。字从𦣻。𦣻即亨字。亦即亨字。亨通也。故有布達意。京聲。申京音近。故後世得段申字以代之。說文就字籀文作𦣻。王靜安史籀篇疏證以為當从𦣻省。是也。𦣻有布達意。故就字訓往也。尤為音符。尤就今猶為疊韻。古必同音。說文就字从京作者。亦从𦣻省也。許書未得其形。解曰。就。高也。从京。从尤。異於凡也。王筠曰。語云就下。又云俯就。豈有就高之語。蓋古意失傳。姑以為說耳。是此董理。𦣻字亦得兼訂說文就字。𦣻字此處為人名。




# 火從𡗗

此三字乃一人名。為定此盤為厲王時器之主要證據。王靜安曰：倏從𡗗，疑𡗗倏從之倒。引厲王廿五年𡗗从蓋及三十二年𡗗倏从鼎相比，謂前稱𡗗从，後稱𡗗倏从，蓋是年承上指三十二年王引誤作三十一年始得倏衛牧之地，故兼稱𡗗倏。猶晉之瑕呂鉉甥，吳之延州來季子矣。𡗗倏从，其祖考皆稱公，又得自達於天子，是亦天子大夫，而名在倏有司中者。蓋此時倏散二國強大，諸小國及天子大夫之采邑或為所兼并，或奉以為上國，已失其獨立之實矣。是也。倏說文所無，應是从火倏聲之字。倏與倏同音通段从與從是一字之增益。𡗗與𡗗亦一字之異作。說文𡗗讀若過。大徐古禾切。段氏曰：今俗作鍋。蓋與鼎文作𡗗象鼻有柄變而為𡗗。王靜安曰：𡗗从𡗗四聲。說文四讀若謹。古音歌元二部陰陽對轉。故𡗗字亦以四為聲。又許君謂秦名土𡗗曰𡗗，而𡗗从蓋𡗗倏从鼎散氏盤皆關中器。是秦語亦本其地古語。蓋惟關中有是語有是字矣。

## 八散有𡗗十夫

總共散之接收官吏十人。計三司及宰四人。田官三人。裏之吏一人。州吏一人。倏

# 唯王九月辰在乙卯。

「唯」甲文作佳。金文亦多同。借用為「在」意。通段用唯、惟、維，均不異。「王」天王此時為厲王。  
「九月」周曆九月。周建子。九月即今農曆七月。此稱王九月，猶魯史之稱「王正月」也。  
此文撰者必非快人，亦非散人。由全篇稱謂知之。若為第三者，則必文尾史正仲  
濃也。史正者，猶言太史。太史為王官，故記事必用王年。且快雖稱王而近在天子  
畿內，決不敢不奉天子正朔。況記事者又為王人而非快人乎。「辰」甲文作。  
象人持石。後變作。象人持蜃。辰之本意為蜃。古者蜃草無鋤，只用石刀或蜃  
刀也。本銘作，仍象人持蜃形。其上一橫殆所去之草或土字。或借用為星辰。  
此處辰通段以代日。說文：「日，實也。」此音訓。實音與辰音陰陽對轉，故知古日辰同  
音相通段。「十」原為方才之才，借用為介詞。甲金文皆然。周人或加土作「土」。  
其意無別。「乙卯」日名，以干支紀日。其原必甚早。盤庚遷殷以來，習用十分自然。  
但就金文而言，終周之世，未聞用干支紀月，亦未聞用以紀年。干支紀年月，其必  
始於秦漢。周未成本銘未著王年，但憑王靜安考，厲王崩，本銘之時，天使猶能平  
年之後，厲王在位三十七年，奔彘，共和十四年而厲王崩。本銘之時，天使猶能平

二國之界，證盟誓之言，矢人猶知天威之尊，故曰罰曰傳棄。似此，則本銘之作，必在厲王三十二年與三十七年之間。

## 六卑羞且罪旅誓

「罪作甲」，从田，支聲。特支字反書耳。金文亦有反書者，如吳者減鐘有「甲」字，余卑盤作「甲」，卑从田，猶之「尊」，卑本字从阜，阜高而田低，故以取意。王靜安曰：「卑讀為俾，按俾，使也。馭攸从鼎，號旅廼使攸衛牧誓，句法與此同。」蓋且人名，見前。矢之「賁」，賁田官。「罪旅」，依王靜安說，即上文「賁」田官之微。罪字不可識，餘詳上。「誓發矢言也」，从言，折聲。小篆折字作「折」，从二，此从一，意無別，皆謂以斤斷之。此矢主使二人為甲區田立誓，用知二人原為甲區田官。

「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則爰千罰，千傳棄之。」

矢主使田官發如此之誓言，記者著曰「字發端」。王靜安曰：「既讀為既，是也。牙从欠，而掉首，有食畢言畢之意。」然在簋旁掉首，是專為食畢，此處「牙」乃牙之

複體。器字前人俱未釋。各家均讀屬上。非也。全文乃失歸散以田。而此忽言付散氏田器。上下不倫。且果是付散氏田器。則耒耜耜之類也。不但微末不足道。且上下文不一經見。決可知其非矣。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去聲切。徐灝曰。器不必犬守。義稍可疑。朱駿聲曰。此說費解。按器字从四口者。象眾器之之形。非讀若戢之器字也。犬聲。古無撮口呼。故犬器雙聲。而其韻則陰陽對轉也。又犬字古音亦同句。故周秦間於犬旁加音符。句作狗。犬與狗實一字也。句讀句讀之句。變撮口為齊齒。犬音同器。讀句股之句。則音同苟。故器字此處實與訓假設之苟同用。苟用為假設連詞。論孟左傳習見。但必有所承。蓋假設連詞初借器字。繼乃以同音之故通段。艸也。从艸。句聲。之苟字為之。久而成習。不復再借器字矣。此處器字訓為假設連詞。屬下實屬文從字順。器有與論語苟有用我者之苟有正同。爽實失實也。說文爽明也。从火。大。按窓窗格孔。後作櫺窗格孔。大則明也。徐鍇曰。大其中隙縫光也。徐灝曰。从火者。取疏窗通明之意。爽字以同音通段為爽。爾雅釋言爽忒也。爽差也。方言爽過也。廣雅釋詁二爽減也。國語周語實有爽德。注亡也。本銘兩爽字皆用其通段意。第一爽字范微損。又為剔者所傷。故呈爽形。第二爽字甚完。可正。實字本意為殷實。取家中有貝密藏會意。田密藏之形。周字从之。本銘田字略譌作田。國佐饒實字作田。其所从之田。

亦周密本字。小篆遂譌作會。說文實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神質切。釋字義是。釋構造則因形變而說改。段氏曰：「引伸之為艸木之實。廣雅釋詁實誠也。又其引伸之意。此處器有爽實猶言苟有失實。苟有虛妄。」余有散氏心賦。或余有欺散氏之心。與上半句為一句假設附句。令。茅舍之本字。从艸。从會意。艸同艸。A屋宇也。象形。音集。令。語之舒也。从儿。口气越于形。令聲。令與令。古音均與我字近。我國第一人稱代名詞。最初用我。殷末及西周時亦通用。令。春秋中葉以後又通段用。令。漢以後始通用。予。此皆可由甲金文證明之也。賦說文敗也。从戈。則聲。此處則字偏旁反書。王靜安始發明之。有散氏心賦。言有欺害散氏之心也。則受千罰。千則田價值千錢者。罰亦千錢。受與受同。下从支。與从又無別。金文他處如禽簋。毛公鼎。鬲簋。番生簋。揚簋。趙鼎等其字作𠂇者。各家皆譯為爰。讀為錢。小爾雅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錡。錡謂之錢。書呂刑其罰百錢。鄭康成曰錢六兩也。大系考釋以本銘此字作𠂇。又形近豈。因譯為豈。讀為隱。意與上下文連貫。似極清妙。但細案銘字實受非豈也。傳棄之謂傳播棄絕之也。傳銘文作𠂇。傳从人。專聲。此从人。𠂇聲。𠂇必與專同。从二。東聲。意必與𠂇近。𠂇厚也。从二。竹聲。疑𠂇。即敦厚之敦之本字。棄字作𠂇。與說文推革棄逆子之意合。







# 蕞且罪旅則誓。

蕞且罪旅二人於是照誓言立誓。駢攸从鼎攸衛牧則誓。句法與此同。則即也。此句文意甚明。而大系考釋以旅必即號旅。號旅乃當時王臣中之司訊訟者。在駢攸从鼎銘中。王既命攸衛牧詣旅立誓。本銘之立誓當亦同有王臣旅以為質。罪字不識。當是動詞。殆含卽就參詣之意。今按此說非也。若如此說。則本句必當改為蕞且則罪旅誓方為通順。今句為蕞且罪旅則誓。故知大系誤。不如王說罪旅即上文廣廣田官之數之為得也。

# 迺卑西宮禴武父誓。

又使西宮禴武父發誓。承上文句主。矢字省去。迺漢人寫經作乃。書金縢王出郊。天乃又雨。反風。承上文。天大雷電以風而言。故乃訓又。此處承上文。矢卑蕞且罪旅誓之後。故迺當訓又。此快主使二人為乙區田立誓。用知二人為乙區田官。

# 曰我既付散氏澠田牯田余又爽竊爰千罰千。

〔澠〕字難識。考澠字古文作。从水。从土。聲。古文系字。古亦作。



今澤字亦似从水。𣶒聲。𣶒字當亦𣶒或𣶒之異體。如此則澤亦溼字也。知澤田為溼田。則牆田必是乾田。牆字从土田為意。𣶒聲。讀壯莊戕將臧牆各音均可能。乾與乾是一字。乾與𣶒為雙聲。其韻則猶之銜之與行也。言我既付散氏水田旱田。余又爽𣶒爰千罰千。又如字。謂余又差變。則𣶒千罰千。此句與上文句意相同。而句法畧異。既字與又字對舉。故𣶒字與則字俱省。竊劉幼丹王靜安俱讀為關。𣶒妄入宮掖也。讀若關。大系考釋依前人舊讀。讀為變。今按讀為變是也。與爽字相生。甲區誓詞只言付田。此則言付溼田旱田。變文以見詳略而已。並非甲區田有異於溼田旱田也。

## 四宮禴武父則誓。

西宮禴武父二人於是照誓言立誓。

## 平厥受授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

「平」隸定為𣶒。說文本本。周人段以代其字。漢人後段。厥以代𣶒。此處厥猶乃也。漢書司馬遷傳。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厥與乃互文。是厥亦乃也。「受」同授。古授受一字。就𣶒而言。則謂之授。就𣶒而言。則謂之受。各視所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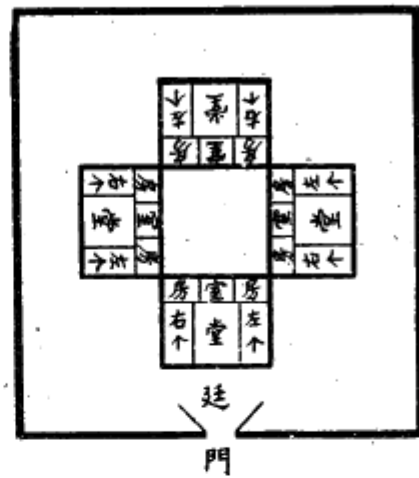
下文讀之。此處受字大系考釋曰：受字原作受。中央之受形與下又字緊接，幾至不可識。舊多釋為為，不知古為乃从爪象，與此並不類也。說甚審。〔圖地圖〕此新界之地圖也。大系曰：言經界既定，誓要既立，乃授其疆理之圖于佚王。授圖之地乃在豆新宮東廷。豆者佚之屬邑。上舉佚之有司中有豆人，可證是也。但豆在何處？由佚王出居于豆以待約誓之報告測之，知其地必在佚散二國之間，或即在井邑之南，濡水上游，而約誓之所，或亦即在豆境也。約誓既畢，即授圖佚王于豆新宮。則約誓之所距豆新宮必不遠，然決不即在豆新宮。就銘文叙佚有司十五人，散有司十人，而不及佚散兩國之君推之，知約誓時佚王散主不在場。佚王既待於豆新宮而不在場，則約誓之所不即在豆新宮可知。新宮宮以新名者，查趙曹鼎，恭王十五年在成周新宮。新宮名與此同。疑新不為新舊之新，乃懿美之名。與穆宮、般宮、昭宮、華宮同。除新宮外，各宮名均懿美之稱。詳西周金文解考釋第七頁第八頁。若為新舊之新，則是天子建宮而不名，只與庶人築室漫稱新舊者等，必不然也。況師遽簋佳王三祀……王在周格新宮。若均為新舊之新，則師遽無論為恭王時人或懿王時人，而此臨時之名何至竟互八年至十二年以上？若師遽為恭王時人，則三年至十五年為十二年。若師遽為懿王時人，則恭王在位之年依帝王世紀二十年，是新宮之名互八年，依皇甫謐說為二十

五年是新宮之名互十三年。然則此宮至何時而舊而始命之專名乎？抑亦永用不舊之名乎？皆與天子建宮命名之義不合。周公營洛邑稱新邑。是新舊之新也。（見召誥洛誥）隨即稱大邑稱洛（見多士）後遂稱成周稱周（見金文）不復再以不舊稱。準此成周新宮之新非不舊之義，乃懿美之名而本盤豆新宮之新亦猶是已。又豆新宮必非豆主所嘗居而為豆之宗廟所在。禮運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注館者必於廟不於敵者之廟為太尊也。今豆為失屬失王適豆其分雖不若天子適諸侯之嚴然比之卿之適大夫則可矣。徵之於禮用知豆新宮必豆之宗廟所在也。（東廷廷東也與詩中谷訓谷中中林訓林中中河訓河中中田訓田中文法相同與儀禮特牲饋食禮中庭北面西上中庭訓廷中禮記奔喪中庭北面哭盡哀中庭訓廷中及金文入門立中廷北嚮中廷訓廷中比例更切仲農授圖失王兩人位不相等權不相屬仲農雖為天使而史正究不及卿士況失王館於豆宮而不在本國此時相見上下之分賓主之禮殆難言之故於廷東作抗禮之式云不於中廷（廷中者嫌於臣見君之所也）

宗周宮廷之制先秦典籍記載不詳。鄭康成云明堂宗廟路寢同制王靜安根據呂氏春秋十二紀考工記匠人章大小戴記尚書大傳等及歷代研經圖說二十

五家之言，斬其荊棘，理其聚訟，作明堂廟寢通考一文（見觀堂集林第三卷）繪明堂宗廟大寢燕寢各圖，以明四阿即四棟之屋，使其堂各向東西南北於外，四堂後之四室亦自向東西南北而漆於中庭。明堂辟雍宗廟大小寢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擴大之緣飾之。所言甚與殷墟陵墓遺址作亞字形者合。多有可從。惟謂堂後四室相對於內，中央為太室，是為五室。太室之上為圓屋以覆之，而出於四屋之上，是為重屋云云，則太室必無陽光，且出入無可由之戶。又居各堂室之後，不適於君見臣之所。與金文所載天子每於大室見臣者不合。是則不可從。又按閭應為正門以外之小門。餘門也。从門，玉聲。與閨閤等字同為周人所造。故曆數家借以為歸餘於終之餘。閨月者，餘月也。秦漢人不識古字，誤以王立門中為閨。撰周禮者（周禮為秦漢間人撰）謬採野言以入春官。玉藻（玉藻為漢人作）復附會之。鄭眾說之，許慎據之，鄭玄成之。後世遂以王立門中為閨，傳為定論。故以此定論說宗周宮廷之制，決不能必其不誣也。何況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名出於戰國五行學說之後者哉？王氏此文考證極博，若詳論從違，則牽涉甚廣，且多與本銘無關。擬他日專題述之。不贅。茲單舉所繪宗廟圖以表周代宮廷樣式，以論廷字之構造。堂常高於廷，東西二階以升之。東階曰阼階，西階曰賓階。廷者，堂下至門之曲地也。古字之完者作（毛公鼎，師酉簋）从（古曲字）从（土即古地字）人

宗周宮廷式樣圖




聲人廷均舌頭。無惠鼎作。上仍是土。秦公簋作。从土。今聲。今聲與人聲古同。望簋作。省土。休盤作。今省聲。其他異體皆循此而略變。本銘作。則明是同休盤而省土者。王靜安曰。按古文但有廷字。後世加广作庭。義則無異。由說文之例。庭字當為廷下重文。然說文收廷字於又部。庭字於广部。而釋之曰。廷。中朝也。庭。宮中也。則許君之疏

也。然廷庭二字之釋。辭雖微異。而義則無殊。是也。

或者有曰。廷既為堂下至門之曲地。則前堂之下自可曰前廷。東向堂下自可曰東廷。北向堂下自可曰北廷。或後廷。西向堂下自可曰西廷。而本銘東廷二字何所見。必為廷東。而不為東向堂下之東廷乎。

應之曰。欲明乎此。有觀念數點。必須事先澄清。

(一) 呂氏春秋十二紀支配天子每年按月分居四面各堂个十二所之說。乃其門客閉門創制附會五行四方及四時之所為。不近情理。不與古合。不可以說宗周宮廷之制。真制當於先秦典籍文字訓詁。及書顧命與金文中悉心求之。

(二) 四面皆屋曰宮。宮字甲金文俱作。从宀，宀，屋也。王筠、林義光均以為宮省聲是也。圍繞之水曰宮。後變作邕。故宮亦借為動詞，圍繞意。如爾雅釋山：大山宮，小山霍。知此益可見殷周之宮形與上圖不差。

(三) 易繫辭：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則古者宮室之制自天子通乎凡民。經典釋文曰：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焉。

(四) 上圖乃一宮之形。凡宮均以南嚮屋為代表。餘三屋為其附屬。天子之宮必有專名。如金文之般宮、新宮、成宮、刺宮、華宮、穆宮、邵宮。天子均可南面朝見臣僚。其中央為中霤之地，乃不屋之所。各房室之向，向北出牖也。賴以取光。四屋之後雖各有側階通之，究無出入之戶。王靜安以為太室在此，中廷亦在此，誤也。

(五) 王公之宮，又將宮名分為大名、小名兩種。

大宮名 乃數宮比連，而以大宮牆圍之，而名之以大名。如成周之京宮、康宮是。康宮之內至少包含四宮。如康邵宮、康穆宮、康刺宮、康宮。新宮是。俱見金文。

小宮名 宮之南嚮屋亦曰南宮。南宮又曰正宮。宮之東嚮屋亦曰東宮。宮之北嚮屋亦曰北宮。北宮又曰後宮。宮之西嚮屋亦曰西宮。



(六)君朝臣必在南嚮屋。君南面坐於堂上。臣朝君必於廷中。古曰中廷。北嚮而立。君朝臣之堂又曰太室。即大室。謂大於室之室也。又曰朝。君在朝。臣在廷。故統稱曰朝廷。凡泛稱者皆指南嚮屋前之廷而言。

太室非專設之室。乃即南向之堂。但必先設背屏與綴衣。綴衣即帷幄。及坐席憑几。四者均見顧命。以後而君臨之以朝其臣。始稱之曰太室。廟祭時亦然。刺鼎。王禘用牲于太室。且不但天子之堂可稱太室。即公卿之宮而天子臨之。亦可臨時張設其南向之堂。以召見臣屬而稱其堂曰太室。牧簋。王在師。子父宮。格太室。此均可於金文中得其證明。故凡金文言王格太室者。猶言王視朝。王蒞朝云耳。

(七)君所居之宮曰寢。祖宗之鬼所居之宮曰廟。始祖之鬼所居之宮而左右可序列昭穆配享者曰大廟。均指南嚮屋而言。餘為其附屬屋。以居附屬之人鬼。

(八)南宮之室曰正室。東西宮之室曰側室。北宮之室曰下室。士大夫以下妻居正室。妾居側室。子既娶則父子不同宮。禮記內則。父子皆異宮。子入父宮。拜見父母。父母在堂上。故稱父母曰高堂。父歿子迎母入居己宮之北堂。故稱母曰北堂。



宮與室名各有當，自不相混。但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乃西漢人撰爾雅者採錄周末以來兩字互借之意，非其本意也。

(九) 宮門不只南向一門，至少當更有東、西、北三門。除南門外，餘門雖設而不常開。無門則不便，常開則不密。何以知其有時而開？孟子梁惠王：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是必牽牛出入東西宮門而過南堂下者。不然，王坐南堂上，何由親見牛之觶觶然，而與牽牛人答問哉？故爾雅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閤，其小者謂之閤，小閤謂之閤。」

(十) 據上圖南向屋而言。

① 讀論語先進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此譬喻之辭。子路為孔子弟子，故喻其已先得進入宮門，聞斯行之，故喻其已由廷升至堂上。野哉，由也，故喻其尚未入室。室有戶，故言入。

② 讀顧命：「狄設黼衣綴衣牖間。」注家均謂牖間為牖戶之間。因之堂室之間東有戶，西有牖。牖者，室之牖。戶者，室之戶。

③ 讀爾雅釋宮：「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因知門者宮門也，中庭，廷中也。堂上，堂下，廷中，門外，以次漸遠，行也，步也，走也，趨也。」

也以次漸速。謂之云者，可之意也。此恐對堂上尊長有失容之意也。

4 讀論語。李氏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知嘗獨立者，夫子嘗獨立於堂上也。鯉趨而過庭者，鯉趨而過廷中也。意不在拜見，故橫趨過廷而不敢擾也。

5 讀爾雅釋宮。兩階間謂之鄉。知鄉通嚮。臣見君立於廷中之所嚮也。又讀金文，凡臣見君，多有入門立中廷（即廷中）北嚮之句。

6 讀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知中庭即廷中。位者，羣臣所立之位也。即本銘東廷即廷東之處。

準此十則，知凡宮以南面屋為主，餘三面為附屬。則凡廷亦必以南堂前之廷為主，餘廷或以不用而不稱。則本銘東廷之為前廷之東，而不為東面屋前之東廷，審矣！

又讀顧命。成王崩，大保召公引太子釗行即位之禮於太廟。何以知為太廟？

（一）以文中敘牖間東序西序布三席，必為周之三王：太王、王季、文王。而西夾南嚮之席，必為武王。說詳王靜安周書顧命後考，知之。

（二）以文中敘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有廟字，知之。

全篇所敘皆指南向之堂室房个（即夾）而言，全未及東西北向三屋。此並非廟制。

有異於宮，乃堂室之主在南向屋，不在他向屋也。顧命叙康王即位之前，布設兵衛，亦只在南向屋。其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危；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畢門即宮門，危通圮，為一階之兩邊石垂者，屋外堂地之廉邊，側階即南向屋北東首之下階。而東堂即堂東，西堂即堂西，明甚。似此，則本銘東廷即廷東，又得西周人行文習例相同之旁證矣。矢王既館于豆廟新宮，所居自為新宮之南嚮堂室，而新宮之東西北嚮屋所居必其隨從附屬之人，益可想見。東廷即新宮南嚮堂下之廷，東無疑。於是本銘此句乃授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意義甚明。但誰授圖與矢王？讀下句知必為史正仲農。

# 厥左執紂史正仲農。

其左執紂史正仲農。此行特低，大系考釋曰：「乃下款是也。」左執猶言左券，指疆界圖副本而言。說文：「券，契也。」謂分為左右，各執其一，以為信也。史記田敬仲世家：「常執左券以責秦邦。」老子：「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左契，左券也。猶本銘言左執。紂字阮芸臺吳清卿均以訓血祭，豐字當之，非也。大系考釋隸定為

縷謂段為契要之要。句讀為其左執券乃史正之官名仲農者所書也。但此雖釋字形頗似，而此讀法終使銘文句意不諧，且增所書二字，尤犯訓詁之忌。愚意此字不可識，此處之義當必為藏、存等動詞。史正猶太史正長也，是必天王之史正，而非矢人或散人之史正，以其上無區別字知之。大系考釋曰：此銘之立誓，當亦同有王臣以為質。曰罰，曰傳棄，非王朝蔑能措施之。原在說明旅為到場之官。今移以解史正為天王之史正，甚為切合。此次會誓，矢散兩造均僅有司出席，與春秋諸侯之會盟實次一等。故天王命一史正，而不命卿士，不但此也。邦國約劑之事，亦正大史之所掌。周禮春官述大史之職曰：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貲六官六官二字衍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瀆，不信者刑之。是本銘所述史正仲農之身，與春官大史之職何其類也。大史者，即史正之謂。邦國者，即矢散之謂。約劑者，即此次會誓割田之謂。不信者，即爽變之謂。刑之者，即罰與傳棄之謂。而藏焉者，即藏字之謂矣。仲農史正之名，甲金文中間之中作，伯仲之仲作，不相混。農作，農省作，令鼎作，史農解作。邦公鼎作，皆从田。說文作，解曰：从農，田聲。按薊田之薊，甲文作，象人持石鋤之形，變為，或加手作，變為，或加臼於其上作，變為。晨，今字作，者薊田之謂也。農意甚明，用知許書从者，乃从田之譌。仲農

承王命平矢散兩國之疆界，而質証其誓言，授矢王以地圖，而自存其左券。且記述此事之人，由篇中稱謂及約誓之情形測之，必非矢人或散人，而為到場質證之第三者天使，並由下款低格有謙遜意推之，書銘者亦必為此人。蓋史正仲撰書全文于帛，以授散人，不授矢人者，矢為出田之人，且矢王手中已有地圖，必授散人者，散為受田之人，手中不可無據。況禮記曲禮曰：獻田宅者，操書致，謂詳書其多寡之數而致之於人也。禮本於人情，今矢既歸散以田，本銘所云各田界及誓言之文字，倘無質證代書，矢人亦當自書而致之於散。此情理之至。茲仲農既撰書以授散人，於是散人鑄之于盤，以為不磨之證。周禮秋官司約：凡大約則書於宗彝，鄭注：大約則，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鑒焉。據此，則散之鑄此銘于盤，蓋亦欲神鑒之也。凡此均情勢之必然，吾故曰：器名仍以散盤為得。

## 五 自跋

(一) 本銘地理，依王靜安之說，大地名如矢，相當於盤屋及故武功一帶，散相當於大散關，大散嶺以東及陳倉東南一帶，均在渭南。二國鄰近，而矢在散東，且質在矢、散二國之間，大前題既得，於是瀘水及小地名，亦頗有可指，而通讀全銘，擬繪地圖，考校他器，均可順暢無阻矣。至日本小川琢治博士作散氏盤地名

考，刊載於昭和三年高瀨博士還曆記念支那學論叢。謂此盤有井邑與豆二地，據穆天子傳及水經注，考定各地之位置，應在山西省南部解州、安邑一帶。以矢當吳，或虞，散當鄼，而以大沽當解州之鹽池，瀋水之瀋，讀為害，害又讀為曷，曷又讀為渴，渴水即乾河，在河東，似此展轉，已極牽附。又以井為邢，為鉞，豆為涇，同為桐，不知矢亦有他器，作矢不作虞，虞亦有器，作虞不作矢，吳之為字，取矢字意，不取其音，散亦有他器，作散而鄼自有二：一為沛郡鄼，一為南陽鄼，是其大者既有千里之謬，固不必論其小者毫釐之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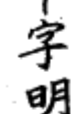

(二) 王靜安考定廣即漢以來之鄼，在矢散二國之間，遂使本盤全銘可讀，而小地名知與不知者均可擬想其位置，此一發明，超逸前人，嘉惠後學，一字千金矣！但謂廣與伯段之眉為一地，則不必然也。彼段只言惟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教益公至，告二月，眉教至，見獻鬯己未……（以下敘事，銘文一百三十四字，均不及眉，讀之但知眉教叛而復順，實無由實指眉地所在。蓋古之地名，一地不僅一名，而一字亦不兼僅名一地，誠如王先生所引春秋左氏莊二十八年傳，築鄼，公穀二傳作築微，是魯邑之鄼與漢石扶風之鄼相距不只十里，而乃同名，則考古者信不可以同名即以為同地矣！況公穀以微代鄼，乃用字之同音通段，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為微，是古文以微代眉，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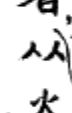



屬通段，並非此字，即彼字。用知地名之用通段字者，亦並非此地，即彼地也。而王先生以眉當周初之微，引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立政，夷、微、盧、烝為證，以明眉即微，微即在矢散二國間，繆則亦曰此不然也。王先生又引詩大雅申伯信邁，王錢于鄆，謂即漢右扶風郿縣，當宗周時已有此地。考此詩二句，在崧高之篇，乃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吉甫述其事以送之之詩。故前有于邑于謝，南國是式之語，後有吉甫作誦……以贈申伯之語。中言申伯遠行，王餞之於鄆也，則此鄆必在由鎬京赴謝之道上無疑。謝地在今河南信陽縣境，在鎬之東南。若漢右扶風之鄆，則西去鎬京三四百里，決非申伯赴謝所經。鄭康成知此違於事實，乃箋此詩曰：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鄆云。朱子注詩，依鄭箋，王先生殆從鄭朱之說。然岐在鎬西四五百里，雖三王舊都，但自文王遷豐，武王都鎬以後，迄宣王之時，已歷三百餘年，其地是否已及荒廢，已不可知。宣王省岐，史既無徵，金文所載西周各王行幸之地，言王在序奄，王在勞京，即豐京，王在成周，王在杜，宜居，王在真，鄭，王在周（即成周），王伐楚侯，王伐鄭侯，王敦伐其（南國）民子，至，戡伐厥都，王初格伐獫狁于畱廣（即彭衙），王靜安說，王大猷農于淇田場，王在畢，欽，馭，從王南征，伐楚荆，得伯從王伐反荆，適從王伐荆，王在吳，虞，王南征，伐角，凱，號，仲，以與王南征，伐南淮夷，王征南夷等語，例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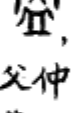
見西周三百年來各王平時居錫京（宗周）而行伐多勤東南，從未聞有一王一省岐也。雖金文所無之事，不能必史之所亦無，然宣王饒申伯之時，適西幸在岐，經史與金文所未載，又與各王行幸之習不合，是亦不能謂史之所必有。鄭氏在千百年之後，明知無根，而乃牽就饒郿之郿，為右扶風之郿，故出蓋然之辭，想像之說耳。其不足為典要明矣！況考其實，則一字不只名一地。郿字之名地，既可二之，或為右扶風邑，或為魯邑，又何嘗不可三之，以名錫京東南近郊之一亭一驛乎？且周王饒申伯之地，何嘗不可原名為微，或梅，或枚，或美，或尾，或湄，而漢人寫經，通段用郿乎？是故以饒郿之郿，為右扶風之郿，以當本銘之質者，繆則又曰：此必不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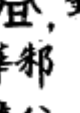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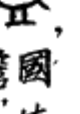
三 靜安先生又曰：古器眉壽字多作等形。即古豐字之省。殷虛卜辭有字，即豐字。說文失收，與眉聲陰陽對轉。即以之為聲，然則亦同字。者象形字，者形聲字也。繆按此說非也。金文壽之與變形甚多，而均有說。茲先言鑄與沐。鑄字沐字明，則與字明矣。

一 甲康王時作冊大鼎，鑄字作，从省，从火，从皿，四字會意，乃盛銅於瓦鬲之中，以火熔之，然後用兩手傾之，以成器皿，是之謂之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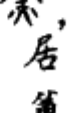
乙 其後省去曰字者，亦得謂之鑄。如  大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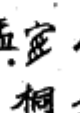
丙 其後从馬省者，亦得謂之鑄。如  芮公， 湯叔， 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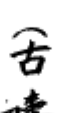
 楚子， 荀伯， 仲殷， 鍾侯， 望公。



丁 馬省而皿中盛物，形與血字相混者，亦得謂之鑄。如  華鍾， 國佐。

 郟王。


戊 馬省而皿字加畫，形與羔字相混者，亦得謂之鑄。如  居簋。

己 曰省，馬省，並省去皿字者，亦得謂之鑄。如  孟桐。





庚 就上丙形而加  (古疇字) 為音符，且加金為意符者，亦得為鑄字。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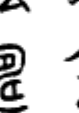

 鑄子， 鑄公， 鑄子。

辛 就上庚形而  作皿字形者，亦得為鑄字。如  卿膚， 卿膚。


壬 就上庚形而省去皿字者，亦得為鑄字。如  旅虎。

癸 亦為鑄字。

(1) 就上庚形而省去金，省去火者，如  守簋， 容肇， 家馬， 卿伯。

(2) 就上庚形而省去 ，省去火者，如  嗣子。

子 亦為鑄字。

(1) 就上庚形而省去火，省去金，省去皿字者，如  旅木。

(2) 就上庚形而省去<sup>省去火</sup>𠂔，省去皿字者，如<sup>田逆</sup>𠂔。

(丑) 亦為鑄字，

(1) 就上庚形省去金，而𠂔與𠂔兩形俱不完者，如<sup>仲饒</sup>𠂔。

(2) 就上庚形而省金，省火，而𠂔字不省者，如<sup>周貞</sup>𠂔。

(寅) 就上庚形而省去𠂔者，亦得為鑄字，如<sup>叔皮</sup>𠂔。

(卯) 就上庚形而從𠂔省，並省去𠂔，省去火者，亦得為鑄字，如<sup>父伯</sup>𠂔。

(辰) 就上庚形省去火，而皿范稍損者，亦為鑄字，如<sup>楚公</sup>𠂔。

(巳) 就庚形全部省去，只存音符𠂔，與意符金者，亦為鑄字，如<sup>號叔</sup>𠂔。

𠂔，此形遂為篆隸楷之所本。

(午) 就辛形省去皿字者，亦為鑄字，如<sup>大畧</sup>𠂔。

(未) 就上辛形而省去𠂔，省去𠂔，省去金者，亦得為鑄字，如<sup>王人</sup>𠂔。

(申) 此外尚有奇字或壞文四個，如伯孝<sup>叔</sup>𠂔，盥器蓋，格伯盥器蓋，茲從畧。是

鑄字在周金文中其構造不同者，已有二十餘形。商代鑄器，且視周代尤

為精美，其時必有鑄字，惜迄今未之見也。靜安先生所舉殷虛卜辭有𠂔

字，考此字見於羅振玉氏殷虛書契前編第六卷第六十一頁第四片，原

片乃一殘甲，摹之則如下圖。



其文右行。讀之則為甲□田□貞其

河殷先公名。依

說王賓示彈示彈二字合文。依佳王

不完。八月。論此

殘文。此處似為祭名。葉洪漁曰：左不完乃

叔言振玉釋為饗。當必以其上體為

永承祚證其師說。謂象竈下有火。與篆文畧近。即火字。說詳一部

王注。縉按字體殘缺。葉羅所認結構微茫。近似而不同。苟無他證。未敢輒

定。即如羅認。而其下並無推林之形。不得遽釋變。且亦非火字。甲文王

字下作△作⊥則有之。絕無从⊥作者。倘認⊥為甲文土字。而釋其字為

鑄。解之曰从臼。从易省。从土。从土者鑄必為型也。此處鑄讀為祝。似此雖

云臆測。尚勉強可說。然以孤證。未敢自信。而王先生認其下為且。釋其字

為豐。今查甲文且字甚多。無一作此輪郭形。且兩直之下內縮者。况豐字

乃豐字隸變之譌形。詳見下文。決不可以說甲文。是以王說實不可從。字

形既差。音自更不可知。而王先生謂與眉聲陰陽對轉。即以之為聲。

縉斯之未能信也。

2. (甲)

沐字。說文：沐，濯髮也。从水。木聲。莫卜切。桂馥引傳二十四年左傳：沐則心覆。正義韋昭云：沐則低頭。故心反覆也。桂氏又引書顧命：王乃洮頰水。馬融

曰：「泚，泚髮也。」鄭康成曰：「泚，頰為濯。」詩：「采綠乎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乙說文又載沐字。解曰：「沐，洒面也。从水，未聲。」古文沐，从頁，一作莫貝切。

吳清卿曰：「疑古沐沐為一字。」羅振玉從之。蓋洒面與濯髮不二舉。

丙上項灑古文沐，繫傳作灑。大徐本蓋傳寫之譌。从水洗頭，與洒面濯

髮不二事。書：「顧命。」釋文引作頰。玉篇：「頰，重文作沐。」下有古文頰（頰與頰別）。

丁書：「顧命。」王乃泚頰水。馬融曰：「頰，頰面也。」漢書：「律曆志。」引作「王乃泚沫水。」釋

文曰：「頰，說文作沫。」云古文作頰。玉篇：「頰，洒面也。」沐，同上。文選：「七發。」司馬子

長報任安書：「楊子雲解嘲。」等注皆引頰，洗面也。蓋从𠂔（兩手掬水洗頭）。

與濯髮洒面之意亦不殊。

戊說文又有頰字。解曰：「灑，昧前也。从頁，𠂔聲。讀若昧。」莫佩切。鈕玉樹曰：「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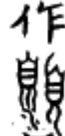

疑沫之譌。按鈕說是也。昧前即沫前。沫前猶沐面也。字形由金文頰（𠂔字


省，非𠂔聲也。吳清卿曰：「疑亦沫之古文。」

己字又作𠂔。廣韻：「𠂔為正文，頰為同文。」內則：「面垢燂燂請𠂔。」王煦說文五翼

謂沫頰頰𠂔音義並同。𠂔應从面，貴聲。

庚殷虛書契後編卷下第十二頁有𠂔字。羅振玉曰：「此象人散髮就皿洒」

面之狀。魯伯愈父匱作亦象人就皿水濯髮形。許書作沫，乃後起之字。今隸作類，从艹與卜解从同意。尚存古文遺意矣。按魯伯愈父盤作殷穀盤作皆从頁，並象垂首髮於皿水之形。自本古文鼻字，在偏旁中多代首字之用。

王先生所舉眉壽字古器多作等形。今按此字之初意，乃以牲血塗新鑄器之罅隙，欲其經久耐用也。从鑄省，沐聲。字意為鑄事之末程，故从鑄省。塗血如淋水，故以沐為聲。周人借此字為長久之長，與壽字相連，為長壽之意。其變形頗多，亦可分述。初字殆如甲形：

甲

齊侯盤

齊侯敦

齊侯歸父盤

國佐鑄省，可參閱上文古鑄字。沐聲，可

參閱上文古沐字丙項。

乙其沐字增皿盛水形者，亦為此字。如翼伯

子仲匱

邦公鈐鐘

王子申孟孟

丙其沐字以水四點淋於首者，亦為此字。如子仲

邦公鈐鐘

王子申孟孟




丁其沐字以水三點淋於首者，亦為此字。如蔡大

頌鼎

戊其沐字以水兩點淋於首者，亦為此字。如頌鼎

頌鼎

魯原父簋王婦匱伯勇匱父季良匱追簋封仲簋曾伯簋

 簋，  
 簋，  
 簋。

已其沐字省，只存頁形者，亦不失為从鑄省，沐省聲之字。如𣎵，魯原𣎵，不

簠  
簠,蔡  
姑  
簠  
簠,都  
公  
簠  
子陳  
執公  
簠  
父曼  
聃  
簠  
父芮  
簠  
伯  
多  
簠  
都  
公  
簠  
虞  
娶

壺，冠  
𧈧，姬鼎  
𧈧，父伯盤侯  
𧈧，善一  
賞，夫克鼎  
即頁，鼎  
𧈧，豐昧

(庚)其从鑄更省而沐作頁旁水三點或兩點或無點者亦均為此字。如頁旁水三點

鼎  
𩺰, 部  
伯  
𩺰, 杞  
伯  
𩺰, 仲  
師  
𩺰, 辟  
侯  
盤, 垂  
首  
於  
𩺰, 齊  
侯  
兒





此字既从鑄得意，从沐得音，故用字之時亦得依司音通變之列，以木字代之。

如

子  
水  
頁，  
是沐字。  
田  
逆

丑 从首臨皿水，亦是木字。𣎵，壽簋，𣎵，兕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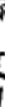
黃以首臨血亦是木字。木出。杞伯  
也。德伯  
也。德篋  
也。白其  
也。自來

 簋  
 無惠  
 簋  
 寺簋  
 簋  
 父簋  
 簋  
 簋

鼎

（手）且（覆）水。木首上亦是沐字如銀（復）金。於文倒四為五（即覆字初字）。

詠文變作西耕橙伏之

人四(覆)水竹首上亦是沐字如  
 簋，文君  
 戲簋鑄子簋

算  
算  
算



已依辰形而省水滴者，亦為沐字。如𣎵，父君𣎵，凡有𣎵，父高𣎵，𣎵，謀鼎𣎵，凡𣎵，畢鮮𣎵。以上本字七形，與通段字六形，周人俱借為長壽之長。其本字戊形作𣎵者，傳至秦譌變為𣎵，自是形音意又各有變。

甲說文解其形曰：象祭竈也。从𣎵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王筠曰：𣎵部收𣎵字，義全無涉。特以形似而附耳。隸定為𣎵，譌變為𣎵，省變為𣎵，俗或加文為音作𣎵。作𣎵，又省作𣎵。作𣎵，後人又另造𣎵。

乙其音原為亡偉反，或無匪切。與微，眉，湄，美，尾，媿，微，古同。又轉為文，門，勉，旻，閔，慇，盟，瑞，端，問，等音。又轉為虛振切，許靳切，許勤切。

丙其本意為以牲血塗新鑄器之罅隙，欲其經久耐用。即周柄中孟子趙注辨正所謂彌縫罅隙使之完固也。故借為

①長久之長狀詞。周人長壽俱作𣎵壽，或𣎵壽。詳上漢人寫經，以同音之故，通段眉以代𣎵。故凡周之遺文，漢以來只見眉壽，不見𣎵壽。只是同音，與形意無關也。字又借為

②塗血動詞。漢書賈誼書：豫讓𣎵面吞炭。𣎵面，桂馥曰：謂塗面。按即塗血于面以變其容也。戰國策：趙策：述豫讓事曰：漆身為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屬，吞炭為𣎵。同一史實，而述者互文。國策曰：漆身，賈誼曰：𣎵。月令章句：涂面，則塗漆與塗血，必有相同之初意，即經久耐用是矣。

以牲血謂之釁。字又借為

③ 血祭。名詞。周禮大祝注云：「隋釁謂為血也。凡血祭曰釁。」說文：「釁，血祭也。」孟子梁惠王趙注曰：「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卻，因以祭之，曰釁。」漢書高帝紀：「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呼，同釁。」段玉裁曰：「凡言釁廟，釁鐘，釁鼓，釁寶鎮，寶器，釁龜策，釁宗廟名器，皆同以血塗之，因為而祭之也。」管子小問：「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注：「殺牲以血澆落于社，曰釁社。」公羊僖十九年傳：「叩其鼻以血杜。」呂氏春秋慎大覽：「釁鼓旗甲兵。」注：「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廣韻：「蚌，牲血塗器祭也。」周柄中孟子趙注辨正以為釁，一是拔除不祥。

後人用字，又以同音之故，通段釁以

① 代釁。音悶。名詞。周禮太卜注：「釁，玉之圻也。」方言：「秦晉之間，器破而未離，謂之釁。」一本釁作釁。

② 代湄。名詞。詩鳧鷖：「鳧鷖在釁。」釁即釁通湄。

③ 代勉。狀詞。詩檇樸：「勉勉我王。」荀子引作「釁釁我王」。又詩文王：「釁釁文王。」釁釁均與勉勉同。黽勉也。爾雅釋詁：「釁釁，勉也。」

④ 代隙。隙音與許勤對轉。名詞。段氏曰：「凡圻罅謂之釁。」左桓八年傳：「釁有釁。」注

豐曰：瑕隙也。戰國策：韓策：韓息士民，以待其豐。鮑注：豐，蚌，樂記：車甲蚌而藏之府庫。注：蚌，豐字也。王筠曰：豐之為隙，以聲借，非以義借。

⑤ 代朕。朕，讀勝音，與豐同。國語：魯語：若鮑氏有豐。注：豐曰：非也。

⑥ 代薰。薰，音與許同。動詞。國語：齊語：齊使受管仲以退，三豐三浴之。三豐，或作三薰。呂覽：本味：湯得伊尹，豐以犧，綴風俗，通作薰，以荏葦。周禮：女巫

掌歲時以祓除，豐浴。豐，注：謂以香薰。

由此觀之，金文之豐與眉，乃塗牲血於新鑄器，欲其經久耐用，以鑄省沐聲之字。本銘之豐，乃眉目之眉之異文。下著兩點，為重文符，此為絕不相涉之兩字，只古音相同耳。則王先生云：豐同字者，實千慮之失矣！

(四) 全銘考釋，多係折衷前人舊說。是者服膺，非者獻疑，具有自行己見，則是當仁不讓，意在求真，非敢競美。如

- ① 正名為散盤
- ② 分章斷句
- ③ 證鑿字是范損
- ④ 釋散
- ⑤ 證矢為姬姓
- ⑥ 釋迺
- ⑦ 釋即
- ⑧ 訓即散用回為歸散以回
- ⑨ 證肩肩為重文地名
- ⑩ 釋審即曙
- ⑪ 證濡水即斜水
- ⑫ 釋吕吕亦可讀又
- ⑬ 讀一封二封三封為封一道封二道封三道
- ⑭ 釋邊
- ⑮ 釋復

①⑥ 釋罽

①⑦ 以美陽當陝

①⑧ 釋教

①⑨ 釋棧

②⑩ 疑劑為古屠字

②⑪ 釋單

②⑫ 擬繪田界地圖

②⑬ 標明鳥由佳字分化

②⑭ 考井即邢

②⑮ 釋良

②⑯ 讀右還左 還如行地上

②⑰ 證州即周公葬之州

②⑱ 證同即周公葬之會

②⑲ 說田亦通佃佃訓田官

③⑩ 釋敬

③⑪ 疑禰為衣紐之名

③⑫ 辨虞與麓為一官之異稱

③⑬ 釋省省

③⑭ 釋步等

③⑮ 讀大豐同大曲為弓名

③⑯ 認半米概茂一字

③⑰ 駁豳非字

③⑱ 證漢人對豐之為籩若明若暗

④⑩ 證豳與豳皆以豳讀禮

④⑪ 認士為筮之初文

④⑫ 釋易豐卦之爻辭卦

④⑬ 證易卦爻辭在周之地位

④⑭ 釋甲文目即咎之初字

④⑮ 釋甲文即咎之本字

④⑯ 釋甲文力也目即旬無

咎駁無禍說之誤

④⑰ 釋甲文為貝亮字

④⑱ 證易之有孚為有俘

④⑲ 證易豐日中見沫沫為沫之鈔為

⑤⑩ 標舉甲文為鹿之初文

⑤⑪ 釋凡

⑤⑫ 釋襄毀

⑤⑬ 釋稟

⑤⑭ 釋辰

⑤⑮ 釋隳卑

⑤⑯ 釋器

⑤⑰ 釋實

⑤⑱ 釋令

⑤⑲ 認爰即爰下以爰同又

⑥⑩ 釋豐即敦厚之數之本字

⑥⑪ 訓迺俾之迺為又

⑥⑫ 釋澗田指田為澤田乾田

⑥⑬ 訓氏授圖之氏為乃

⑥4 釋受授一字

⑥5 說新宮為專名

⑥6 說豆新宮為豆廟

⑥7 說宗周宮廷之制

⑥8 釋宮

⑥9 釋廷

⑦0 訓東廷為廷東

至於剖析疑義，追根不遺，亦云辨之弗明弗措也。今乃既竭吾才，尚有不識之字十如：從、迨、耕、從、羊、(恩)、罌、訖、四、鼎、卿、紋。倘蒙世之博雅糾違啟昧，自當敬拜昌言，不敢吝也。

又本文數經修改，鈎乙粘補，多有塗亂。脫稿後，除原銘及地圖，繒自寫繪外，餘均瞿生仕堯鈔正，功勤可紀。

⑦1 釋閏為餘門 以門玉聲非王立門中

⑦2 讀左執為左券

⑦3 說(紛)紳字有藏存意

⑦4 釋農

⑦5 說仲農為王人且為質證

⑦6 說撰書銘文者為仲農

⑦7 說仲農撰書銘文後授散

⑦8 說散錄盤存證 耳置廟憑神

⑦9 駁詩「王錢于郿」決非石扶風

郿縣之郿

⑧0 釋鑄

⑧1 釋沐

⑧2 釋豐

⑧3 釋(西)即西(西)

# 本文參考書目

一、中國歷代正史	
二、中國沿革地理	
三、水經注	北魏酈道元撰 清趙一清注釋
四、武功縣志	明正德唐海本
五、郿縣縣志	清乾隆四十三年刊本
六、五十萬分一郿縣附近地圖	近代
七、歷代鐘鼎彝器款識	宋薛尚功
八、嘯堂集古錄	宋王洙
九、西清古鑑	清乾隆勅編
十、金石存	清吳玉搢
十一、潛研堂金石錄跋尾	清錢大昕
十二、積古齋鐘鼎款識	清阮元
十三、續古文苑	清孫星衍
十四、金石萃編	清王昶
十五、攬古錄	清吳式芬
十六、契文學例	清孫詒讓
十七、名原	清孫詒讓
十八、籀高述林	清孫詒讓
十九、憲齋集古錄	清吳大澂
二十、吉金文述	清劉心源
二十一、周金文存	清鄒安
二十二、說文古籀補	清吳大澂
二十三、說文古籀補	民初丁佛言
二十四、說文古籀三補	民初強運開
二十五、三代吉金文存	民初羅振玉
二十六、王靜安先生遺書	民初王國維
二十七、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近人
二十八、兩周金文辭大系及考釋	近人
二十九、散氏盤地名考	日人小川琢治 高瀨博士紀念本
三十、積微居金文說	近人楊樹達 學原月刊本
三十一、殷虛書契前編	民初羅振玉
三十二、殷虛書契前編集釋	民初葉玉森
三十三、殷虛書契後編	民初羅振玉
三十四、殷虛書契續編	民初羅振玉

三十五、殷契佚存	近人 商承祚
三十六、卜辭通纂	近人
三十七、殷契粹編	近人
三十八、殷虛文字	甲編 中研院史語所 乙編
三十九、甲骨文字研究	近人
四十、古文字學導論	近人 唐蘭
四十一、金石學	北大講義 近人 馬衡
四十二、石鼓文	近人 翻北宋拓本
四十三、秦繹山刻石	宋鄧文寶翻刻 清拓本
四十四、說文解字詁林	東漢許慎撰 宋以來各家注 近人丁福保輯
四十五、十三經注疏	周秦漢人撰 漢以來各家注 清阮元本
四十六、管子校正	戰國末年雜家託撰 唐尹知章注、清戴望校正
四十七、國語	周左丘明撰 三國吳韋昭注
四十八、戰國策	周秦人撰 漢高誘注
四十九、莊子集釋	周莊周及其門人撰 清王先謙集釋
五十、楚辭	周末及漢南方文學 日人漢文大系本
五十一、穆天子傳	晉人得自汲冢 郭璞注
五十二、呂氏春秋	秦呂不韋門客撰 漢高誘注
五十三、風俗通義	東漢 應劭
五十四、昭明文選	梁蕭統編輯 唐李善注
五十五、廣韻	宋陳彭年等修 商務影印本
五十六、中國音韻學研究	瑞典人 高本漢
五十七、中國音韻學	近人 王力
五十八、爾雅義疏	西漢人輯，晉郭璞注 清郝懿行疏
五十九、小爾雅義證	漢人輯 清胡承扶注
六十、廣雅疏證	魏張揖著 清王念孫疏證
六十一、方言校注	漢楊雄著 清郭慶藩注
六十二、經典釋文	唐陸德明著 商務四部叢刊本
六十三、助字辨略	清劉淇
六十四、經義述聞	清王引之
六十五、經傳釋詞	清王引之
六十六、古書疑義舉例	清俞樾
六十七、詞詮	近人 楊樹達
六十八、古書虛字集釋	近人 裴學海
六十九、馬氏文通	清 馬建忠
七十、高等國文法	近人 楊樹達
七十一、古書辨僞四種	宋濂等 商務本
七十二、曆法通志	近人 朱文鑫 商務本